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一

卷四

第一回

○孟蘭 揭諦 ○補陀山會神

詞曰

春到人間

異常

無邊花柳競芬芳

香車寶馬閒來往

引却東風

醜鄉

醜剝酒 卧斜陽

滿揀三萬六千場

白髮

丈

還記得年來三寶太監下西洋

開

就有箇金羊玉馬。金蛇玉龍。金虎玉虎。金鴉鉄

象緯。羊角鶉精。灑。灑。稜。無限的經

大神通。一箇是秉太陽之真精。行週天三百六

書名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清步月樓

據萬曆刊本刊

明 羅懋登 撰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8

編號 D86343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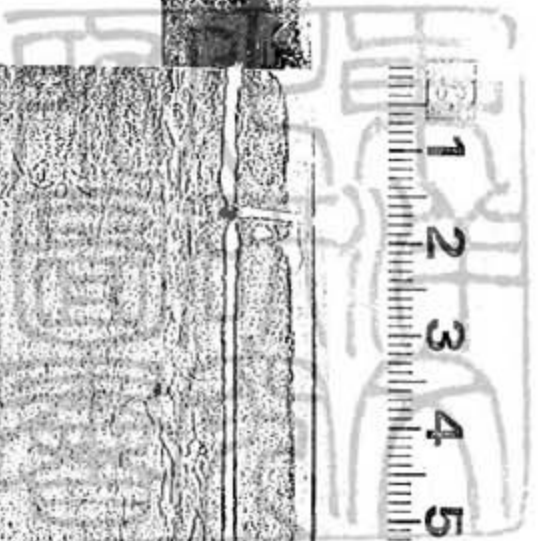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二十卷 清步月樓據萬曆刊本

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A



双紅堂
小說
18

武寶老下西洋

四冊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四

二南聖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十六回

兵部官選將練師 教場中招軍買馬

詩曰

十八羽林郎 戎衣事漢王 臂鷹金殿側 挾彈玉輿傍

馳道春風起 陪遊出建章

侍獵長楊下 承恩更射飛 塵生馬影滅 箭落鴈行稀

薄霧隨天仗 聯翩入瑣闈

却說萬歲爺道征進西洋。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千戶官一百五十員。百戶官五百員。着兵部官逐一推來看。鑄印與他兵部尚書

環甲揮戈臨高門於馳道

兵部官選將練帥



楊威躍武列長表於康衢



俯伏丹墀稽首頓首。奏道陛下選將征西事非小可。須則是個智勇具足文武兼資。馬到功成旗開得勝。方纔不辱滅了朝命。似此任大責重。小臣未敢擅便。聖上道。卿意何如。兵部道。依臣所奏。寬賜欵限。容臣等會同五府侯伯。教場之內嚴加考校。拔其尤者。來復朝命。未審聖意若何。奉聖旨。依卿所奏。限三日內回報。即時御駕轉宮。文武百官班散。兵部尚書歸衙。移咨五府。五府侯伯傳示各營。示仰各衛指揮各所千一百戶。各備軍營器械馬匹。俱限明日黎明齊赴大教場內。操演武藝。比較勝負。中間武秩高強。韜略閑習。即便疏名進朝。請旨掛印。前往征西。不覺的月往日來。就是三更五鼓。雞唱天明。兵部尚書開了棍搭了轎。竟投大教場而來。那北京營裏的將官人頭簇上。馬首相挨不在話下。還有一班五府公侯伯子男。貂蟬滿座。弁轉疑星。只見兵部尚書進了營。各上棚

見相見已畢。叙次坐下。各官投恭尚書把個投恭的手本查一查。大略約有二千四百餘員。尚書心裏想道。今日多中撈摸想必得個好將官也。即時上了將臺。東首扯起一桿為國掄材。四個大金字的旗號。西首扯起一桿欽差選士。四個大金字的旗號。即時傳下將令。各官先試弓馬。次試弩箭。三試鎗。四試刀。五試劍。六試矛。七試盾。八試斧。九試鉞。十試戟。十一試戟。十二試簡。十三試搥。十四試杖。十五試耙。十六試白打。十七試綿繩。十八試套索。一十八般武秩。件上考全。這一考不至緊。把這些將官都考倒了。投恭時原有二千四百餘員。及至考校已畢。把個紀錄簿兒來。總一查。恰好好的去了一千七百餘員。止得七百員登簿。中間却有張相等一十八名。現任指揮之職。鈇楞等三十六名。現任千戶百戶之職。這兩班兒。却是與衆不同。一十八般武秩。無不精通。三略六韜。無不

習熟尚書心下十分歡喜。即時類集表奏朝廷。只是欽限以了五十名。五府侯伯說道：「十日之長，一日之短，一個人討上了幾個滿了欽限。」各官散場，直到明日五鼓，金雞三唱，曙色朦朧，官裏陞殿。百官進朝，正是

紫殿俯千官 春松應合歡 御爐香煖 馳道玉聲寒

乳燕翻珠綴 祥鳥集露盤 宮花一萬樹 不敢舉頭看

萬歲爺陞殿，百官進朝。文武班齊，奏章已畢。兵部尚書出班俯伏，萬歲三呼，稽首頓首。奏道：「臣蒙聖恩，考選諸將，考選已畢。今將堪任指揮一百員，堪任千戶一百五十員，堪任百戶五百員，具有劄子。」呈奉聖旨，接上來着聖旨看了。說道：「各官現在何處？」尚書道：「現在午門外聽宣。」奉聖旨宣進來。只見那七百五十員將官，奉了聖旨，蜂湧而來，進了朝門。一字兒跪着丹陛之下。黃門官奏道：「介

冑之士不拜。各官平身。各官齊聲呼上一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站將起來。只見

一個上頭戴的爛金盔映日 一個上身穿的鎧子甲舖銀

一個上札袖兒半寬半窄織成五采文章 一個上條鬚兒不短

不長斜曳三春楊柳 一個上掛一把戒手的刀夜靜青龍偃

月 一個上跨一口防身的劍秋高白虎臨門 一個上掩心

鏡兒明幌上照耀乾坤 一個上獸吞頭兒黑沉上舖堆炮雨

一個上弓衣兒漫上早三弦畫三弦晚三弦上上摺許多的

虎豹 一個上箭壺兒小上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上裏有無

限的神仙 一個上遠望處紺地勾文虎頭連壁赫奕今最是

英明 一個上近前時蚪龍列象樓堞成形炳爛分越加壯麗

一個上擦掌塵奉跪牙俵齒略上綽上那裏再尋這個混世

魔王 一個上橫眉豎髮鬚角拳毛偃上兜上。就是生成狼的
當年太歲 正是渾身有膽能披難 奮武何人敢敵鋒 豺
虎陣中驅戰馬 貔貅隊裏捉真龍

奉聖旨首事的鑄印與他協同的關防管事。各上謝恩而退。聖上
道征進西洋。還用管糧草的官免員。陰陽官免員。通譯番書官免
員。精通醫藥的醫官幾百員。醫士幾十名。該部知道。即時戶部尚
書點本部浙江司印中。某官一員。進呈欽天監點陰陽官。共十
員。進呈四夷館點通譯番書。共十員。進呈太醫院點醫官一百
名。醫士三十名。進呈奉聖旨。各該到任聽調。有詩為証

詩曰

耀武揚威海上洲 百官濟上借前籌 襟裾萃夏未為遠
俯仰堪輿不盡遊 任是怪禽呼姓字 何難海鳥佐朋儔

明朝來京來王日 一統車書闕下收

聖旨道征進西洋。還用精兵十萬名馬千匹。該部知道。兵部領了
招兵的旨意。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不旬日之間。兵部招了十
萬雄兵。每日間在於教場中分班操演。就在長十門外。札了五個
大營。分個中左右前後。這個中。却不是留守中。濟陽中。武
城中。富峪中。大寧中。這個左。却不是金吾左。羽林左。府軍左。留守
左。虎賁左。永清左。武功左。武驤左。騰驤左。潘陽左。神武左。這個右。
却不是金吾右。羽林右。燕山右。留守右。虎賁右。永清右。武功右。武
驤右。又勇右。騰驤右。潘陽右。這個前。却不是金吾前。羽林前。府軍
前。燕山前。留守前。義勇前。忠義前。大寧前。這個後。却不是金吾
後。府軍後。留守後。義勇後。忠義後。他自操自演。自札自管。只在伺
候聖旨調遣。有一闕後軍行為証

行曰

穹廬雜種亂金方 武將神兵下玉堂 天子旌旗過細柳

匈奴運數盡枯楊 關頭落月橫西裔 塞下凝雲斷北荒

漠上邊塵飛衆鳥 昏上朔氣聚羣羊 依稀蜀杖迷新竹

髮髯胡床識故桑 臨海舊來聞驃騎 尋河本自有中郎

坐看戰壁為平土 近侍軍營作破羗

兵部尚書復了招兵的本奉聖旨該部嚴加訓練俟征西之日調

發却說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遍尋天下名馬不旬日之間馬

已齊備了這個馬却不是等閒的馬盡是些 飛龍 赤兔 駿

驥 驊騮 紫燕 驪驪 齒膝 喻暉 麒麟 山子 白蟻

絕塵 浮雲 赤電 絕羣 逸驃 騶驪 龍子 麟駒

騰霜駉 皎雪驄 凝露驄 照影驄 懸光驄 決波驄 飛

霞驃 發電赤 奔虹赤 流金駉 照夜白 一丈鳥 五花

乳 望雲驄 忽雷駉 捲毛驄 獅子花 玉驪驄 紅赤撥

紫叱撥 金叱撥 就是毛片也不是等閒的毛片都是些布汗

論聖虎喇合里烏 赭啞兒 爺屈良 蘇盧東 駟海 駟栗色 燕色 兔黃

真白玉面銀鬃香牌青花就是馬廐也不是等閒的馬廐都是些

飛虎翔麟吉良龍驤騶駼駃騠駝鴛六羣天花鳳苑荒秦奔星內

駒外駒左飛右飛左方右方東南內西南內這個太僕寺馬匹齊

集只是伺候旨意斧落有一闕天馬歌為証

歌曰

漢水揚波洗龍骨 房星墮地天馬出 四蹄蹀躞若流星

兩耳尖修如削竹 天閑十二連青雲 生長出入黃金門

鼓鬃振尾恣偃仰 食粟何以酬主息 豈堪碌上同凡馬

出象西洋記 長之四

六

長鳴噴沫奚官怕。入為君王駕鼓車。出為將軍靜邊野。
將軍與尔同死生。要令四海無戰爭。千古萬古歌太平。
太僕寺復了買馬的旨意。奉聖旨該本衙門牧養。俟征西之日。發
落明日萬歲爺陞殿。百官進朝。淨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一道聖
旨。竟往長干寺。宣國師進朝。却說金碧峰在長干寺裏。領着非幻
徒弟。雲谷徒弟。更有本寺的欽定上人。古階上人。廣宣上人。靈聰
上人。元叙上人。講經說法。正果朝元。忽聞得聖旨。召你看他頭戴
的。戴兒帽。身穿的。染色衣。一手鉢盂。一手禪杖。大搖大擺。上上金
銮殿來。萬歲爺看見個碧峰長老。遠來。忙傳聖諭。着令當駕的官
看。下繡墩。賜坐。長老見了萬歲。打個問訊。把個手兒拱一拱。聖上
道。不見國師。又經旬日。長老道。貧僧。知得上位。連日有事。選將練
師。招軍買馬。故此不敢擅自進朝。恐防軍國重務。聖上道。但說起

個選將練師。我心上就有許多不寬快處。長老道。為何有許多不
寬快處。聖上道。枉了我朝中有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都是位居
一品。祿享千鍾。績紀旂常。盟垂帶礪。一個上貪生怕死。不肯征進
西洋。長老道。怎見得不肯征進西洋。聖上道。是我前日常朝廷之
上。取了兇願。四十八兩重的坐龍金印。並沒有一個公侯伯肯出
班掛印征西。長老道。這正使合該是司禮監太監。協同合該是兵
部尚書。聖上道。國師是何高見。長老道。貧僧夜觀乾象。只見四星
入斗口。光射尚書垣。聖是道。欽天監也曾說來。但不知這斗口可
是三寶太監麼。長老道。肯誰保舉三寶太監來。聖上道。是劉城意
保舉的。長老道。欽天監該連陞他三級。劉誠意該進爵公侯。聖上
道。怎見得欽天監該連陞他三級。劉誠意該進爵公侯。長老道。欽
天監陰陽有准。劉誠意天地無私。聖上道。欽天監陰陽有准。這個

霧湧千軍滿座山光
搖劔戟
教場中招軍買馬



雲屯萬馬繞城波色
動樓臺



是了。怎見得到誠意天地無私。長老道。滿朝文武百官。俱在不得。西洋止有三寶太監下得西洋。征得番。這是個天造地設的。到誠意直言保舉。却不是個天地無私。聖上道。怎見得三寶太監下得海。征得番。長老道。三寶太監不是凡胎。却是上界天河裏一個蝦蟆精轉世。他的性兒不愛高山。不愛旱路。見了水便是他的家所。故此下得海。征得番。聖上道。怎麼兵部尚書去得。長老道。兵部尚書也不是個凡胎。却是上界白虎星臨凡。有了這個虎將鎮壓軍門。方纔個斬將塞旗。摧枯拉朽。萬歲聽見這兩個元帥都是天星。心裏想道。世上那裏有這許多的天星。只怕明日征西洋。有些做詐。靶忙問道。左右。先鋒國師可曾知道。長老道。貧僧知道。聖上道。國師何事得知道。長老道。貧僧都是個未卜先知的。萬歲爺心裏想道。原來這長老未卜先知。聖問道。既是國師未卜先知。這兩個

先鋒可去得麼。長老道。這兩個先鋒不但只是去得。還有老。大。契。緊處。聖上道。敢是個契緊的天星麼。長老道。這兩個人雖不是個天星。却是一個契緊處相生相應。聖上道。怎叫做個相生相應。長老道。三寶太監是個蝦蟆精。這個張計誦做東塘。這個劉蔭誦做西塘。蝦蟆見了塘。你說他伏水土不伏水土。况兼有了西塘。就保管得他前住西洋。有了東塘。又保管得他轉歸東土。這都不是個契緊處相生相應呵。萬歲爺道。其餘諸將可都是個天星麼。長老道。一言難盡。天机怕洩。明日征西之後。上位責令欽天監。註記某日某星現某方。貧僧到西洋去做證明功德也。立一項文簿。填寫着。某日某人出陣。某日某人出陣。等待回朝之時。兩家對對。便知道。某人是某星。龍目觀之。總見明白。聖上道。這也是國師鎮密處。朕不相強。只是眼目下軍馬俱已齊備。寶船的事體。因師上裁。長老

道。這個寶船事非小可。須則戶部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糧。工部委官欽採皇木。却又要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擇一個吉日良時。蓋一所寶船官廠。却緣用得人官之能。盡得物曲之利。把個三百六十行的匠作。選上加選。精上要精。勅日成功。刻期完件。這叫做個要取驪龍項下珠。先須打點降龍手。萬歲爺沉思了半晌。說道。朕有個處分了。目今蓋造皇宮。錢糧木料俱已齊備。權且大工停止。把這錢糧木料那移到寶船廠來。彼此有益。民不知勞。長老道。上位言念下民。社稷之福。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此去西洋百戰百勝。都在上位這一念愛民心。上得來。萬歲爺聽知個百戰百勝。滿心歡喜。說道。全仗國師指點。即時傳下旨意。大工暫止。轉將前項錢糧木植。盡赴寶船廠聽用。該部知道。又傳出一道旨意。竟往朝天宮宣張天師進朝。選擇吉日良時。以便起工。又傳出一道旨

意。着船政分司踏勘寬闊去處。蓋造寶船廠一所。又傳出一道旨意。着匠作監精選三百六十行的匠人。類齊聽用。聖旨已出。誰敢有違。只見張天師親自進朝。具上一個章疏。擇取本年九月初六日寅時。破木起工。萬歲道。今日已是八月二十日。欽限却快了些。道猶未了。工部船政分司一本。為大工事。臣等踏勘就于下新河三叉口。草鞋夾。地形寬闊。蓋造寶船官廠一所。工完奏聞。奉聖旨。九月初六日開廠興工。道猶未了。匠作監一本。為大工事。臣等考選三百六十行匠人。堪充工作。開具姓名。揭帖具奏。奉聖旨。九月初六日。寶船廠聽用。戶部一本。為大工事。臣等欽遵旨意。將前項錢糧清查明白。聽候寶船廠支用。先此奏聞。奉聖旨。工部知道。工部一本。為大工事。臣等採取皇木。已經進城的。盡行用訖。未用的。散在龍潭江天寧洲上。冬月江水歸槽。以致水次寫遠。抑且木料

長大。一時搬運不便。恐違欽限。先此奏聞。聖旨着。記道。此時水
涸岸高。果是上下不便。初六日。不論木之大小。起工便罷。若岸長
老道不可。不可。豈不聞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勝其任也。匠人
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也。起工之日。須得皇木取齊了。
聖上道。河乾水淺。搬運不便。將如之何。天師說道。若是搬運不便。
容臣驅下天將來。搬運罷。長老道。今番另寫過四十八道飛符。不
可仍前。的不應付。天師但說起個四十八道的飛符。心上就有些
實力。好個萬歲命。生怕罵倖了天師。說道。但憑國師高見。長老道。
首傳袖占一課。初五日。寅時。皇木一齊到廠。天師心裏想道。這和
尚說個日期。且不可。還又限了個時辰。只當半夜三更發個謔語。
萬歲命心裏也有三分兒。不准信。心裏雖然不准信。面上却要奉
承。說道。初五日。皇木到廠。國師何以知之。長老道。天机不可看。

到了初五日。便見議事已畢。萬歲爺轉宮。文武百官班散。天師
去朝。天宮長老又投長干寺而去。不覺的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
眼就是九月初旬。戶部錢糧俱已齊備。寶船廠俱已齊備。管工分
司俱已齊備。三百六十行匠作人等俱已齊備。只是不得個皇木
到廠。看上的。是九月初四日。每日三本進朝。皇木還在洲上。不得
下水。萬歲爺心裏想道。長老今番也有些謔了。天師心裏想道。這
和尚今番却有些跋嘴了。到了初四日。挨晚上天寧州搬運官夫
齊上。哇上。你也說道。朝裏好個國師。初五日。皇木到廠。我也說道。
朝裏好個國師。初五日。皇木到廠。一更歇工。二更安寢。三更悄靜。
四更撤空。五更雞叫。六更天明。怎麼有個六更。却說這些官夫。睡
到天明。還不曾翻身轉摺。却不是個六更。及至醒了。撐開眼來。只
見白茫茫一江洪浪。赤喇喇萬里滔天。睡在蘆蓬裏的。簾隨水起。

還落得個乾淨渾身。睡在店房之中。床廳兒都也湮了。湮了床廳。到不至緊過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大約有幾千萬多根。一根也沒有了。官夫又慌。管工的官又慌。都說道。這皇木若有差池。粉骨碎身不及。也有望下流頭去找的。也有望上流頭去找的。却說初五日早晨。萬歲爺還不曾陞殿。只見寶船廠管廠的官。已有飛本進朝。說道。今日洋子江非常潮信。自五鼓起。至日出寅時止。潮頭約有五十丈多高。寶船廠盡行湮沒。臣等站在水中。幾乎沒頭。湮吏之際。只見水面上。幾千萬根頂大木植。隨潮而來。直至寶廠下。臣等攀援而上。苟延殘喘。即時潮退。臣等細查。原來木植之上。俱有工部大堂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此奏聞。萬歲爺龍眼觀看。龍腹中就明白了。心裏想道。好個長老。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即時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師長老一時俱到。萬

歲爺道。皇木到廠。多謝國師扶壽。長老道。萬歲爺洪福齊天。鬼神助力。潮從上湧。解逐潮來。貧僧何敢貪天功。為已功也。這幾句話說得何等謙卑。百官無不心服。萬歲爺即時傳旨。寶船廠動工。萬歲爺道。寶船廠委官。雖有兇員。還行兇員。大臣督率。總好道。猶未了。工部馬尚書出班奏道。造船本是該部公幹。小臣不憚勤勞。願時常督率。萬歲爺道。功程浩大。難以責備一人之身。還要斟酌。道猶未了。兵部王尚書出班奏道。造船事務重大。小臣願時常督率。萬歲爺道。這纔是個敬事後食之臣。道猶未了。只見司禮監太監出班奏道。奴婢願往。協同二位尚書。不時督率。萬歲爺道。百官都是這等不肯偷閑。那怕甚麼。西洋大海。即時欽差一員太監。兩員尚書。前往寶船廠督率。御駕轉宮。百官班散。天師長老各歸舊剎。這一位內相。二位尚書。搭了轎。開了棍。徑投寶船廠而來。進了廠。

下了轎。叙了禮。參見了委官。查明了手本。點過了匠作。燒了天地紙馬。破了木。動了工。一日三。三日九。事七俱好。只是那個皇木原是深山之中採來的。俱有十抱之圍。年深日久。性最堅硬。斧子急忙的砍不進。鑿子急忙的錘不進。鑄子急忙的銼不進。筋子急忙的釘不進。繩子急忙的推不進。動工已經一月有餘。工程並不曾看見半點。每日間一個內相。兩個尚書。聯鑣並轡。奔着殿裏而來。馬尚書道。似此成功之難。十年也造個寶船不起。王尚書道。就是十年也下西洋不成。三寶太監笑了一笑。說道。二位老先兒。十年還是一書生。馬尚書心裏想道。這寶船終是我工部的事務。這樁兒終是我要挑的。心上一計。瞞了二位同事。獨自一個兒。選拔長于寺中。請教碧峰長老。長老道。這個土木之工。使不得甚麼手法。只廣招天下匠人。其中

自有妙處。馬尚書得了這兩句話兒。就辭却長老而歸。心裏只是念茲在茲。不得這個工程快捷。忽一日。坐在轎上。猛然間想起個長老那兩句話來。廣招天下匠人。其中自有妙處。多半這個寶船成就都在這十二個字裏面。即時寫了告示。揭于通衢。廣招天下匠人。有功者許賞官職。請旨遵行。天下的匠人。聽知道有功者許賞官職。不遠千里而來。四方雲集。匠人日見其多。這多中撈摸果真的就有個妙處。鋸子也鋸得快。斧子也砍的快。鑿子也錘的快。錘子也錘得快。鑄子也銼得快。筋子也釘得快。繩子也推得快。請下了金碧峰的寶船圖樣來。依樣畫葫蘆。圖上寶船有多少號數。就造成多少號數。圖上每號有多少長。就造成多少長。圖上每號有多少闊。就造成多少闊。圖上每號怎麼樣的制度。就依他怎麼樣的制度。只有四號寶船不同。都是萬歲爺的旨意。如此如此。是

那個四號寶船不同第一號是個帥府。頭門儀門丹墀滴水。官廳穿堂後堂庫司側屋。別有書房公廨等類。都是雕梁画棟。象鼻挑簷。挑簷上都安了銅絲羅網。不許禽鳥穢污。這是征西大元帥之府。第二號也是帥府。一樣的頭門儀門丹墀滴水。一樣的官廳穿堂後堂。一樣的庫司側屋。一樣的書房公廨。一樣的雕梁画棟。象鼻挑簷。一樣的挑簷上銅絲羅網。這是征西副元帥之府。第三號是個碧峰禪寺。一進是個山門。過了山門就是金剛殿。過了金剛殿就是天王殿。兩邊泥塑的金剛木雕的風調雨順。峻嶒古怪。殺氣漫上。過了天王殿。繞到大雄寶殿。上坐了三尊古佛。兩邊列着十八尊羅漢。這十八尊羅漢。俱是檀香木刻的。約有七尺多高。後面是個毘盧閣。另有方丈。另有個禪堂。中間有一個寶座。畫是黃金葉子。做成金蓮花一千瓣。圍上簇上。號為千葉蓮臺。又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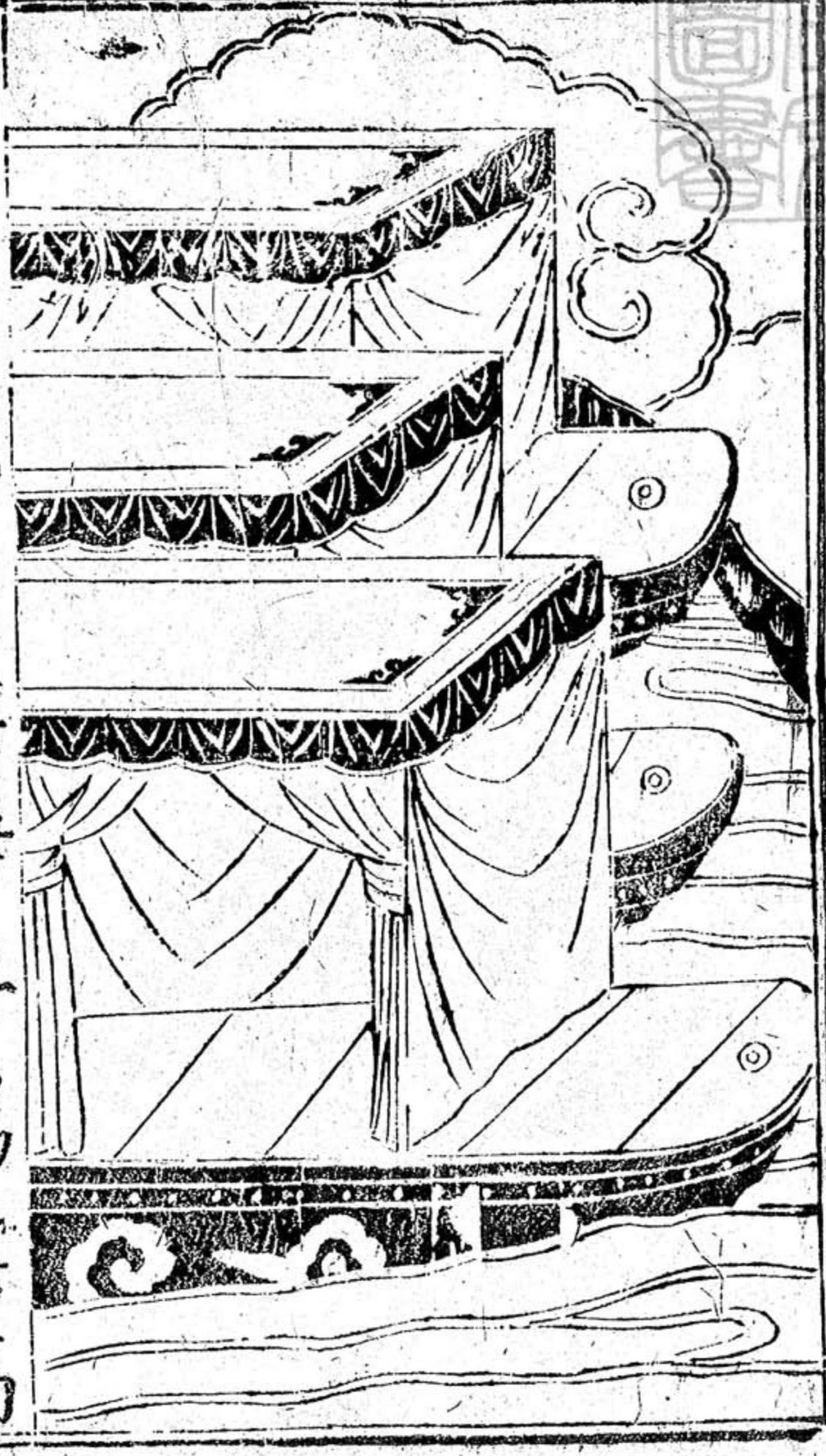
個懸鏡臺。比高三丈五尺。兩邊俱是画成的諸天神將。別樣的那謨。這是金碧峰受用的。第四號是個天師府。頭門二門。門裏有千樹仙桃。四時不謝。中間是個三清殿。後面有個玉皇閣。後面又有一個聚神臺。上面是馬趙溫關四位天將。兩邊列的都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另有個真人不老宮。奇花異卉。別是人間一洞天。這是龍虎山張天師受用的。這些寶船用了一無萬的黃金。費了萬歲爺許多的聖慮。不及八個月日。大工告完。馬尚書會同王尚書三寶太監連名一本寶船告成。乞加恩賞事。萬歲爺見了本龍顏大怒。急宣文武百官。却不知龍顏為甚麼。這個大怒急宣文武百官。有甚麼旨意。且看下回分解。

寶殿宏開玉樹峰前依日近

寶殿廠魯班助力



仙舟立就蜃樓海上駕雲高



寶船廠魯班助力 鉄猶廠真人施能

詩曰

大明開鴻業 魏上皇猷昌 止戈戎衣定 修文繼百王
統天從雨施 理物體含章 深仁諧日月 撫運邁時康
幟旗旣黑上 征鼓何鏗上 外夷違命者 剪覆破天殃
和風凝宇宙 遐邇競生祥 四時調玉蠟 七耀巡萬方
維岳降宰輔 維帝用忠良 五三成一德 於昭虞與唐
却說工部尚書一本寶船工完乞加息賞事萬歲爺看了本龍顏
怒發急宣文武百官淨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萬歲爺道今日百
官在此工部一本為寶船工完事這寶船可是完了麼馬尚書出
班奏道陛下洪福齊天不日成之王尚書出班奏道天地協和鬼
神效力故此寶船工程易完三寶太監出班奏道奴婢們星夜督

率委實是工完聖上道你這厮俱是欺侮我朝廷豈有恁大的功
績不假歲月而成文武百官一齊跪下稽首頓首奏道為臣的誰
敢欺侮朝廷萬歲爺把個龍眼觀看只見班部中獨是劉誠意不
曾開口聖上就問道劉誠意你為何不作聲劉誠意道非下小臣
不言之罪小臣袖裏占課故此未及奏稱聖上道你占的課怎麼
說劉誠意道小臣袖占一課這寶船廠裏有個天神助力故此易
於成功陛下不須疑慮聖上道須則是眼見那個天神我心纔信
劉誠意道要見也不難聖上道怎麼不難劉誠意道無其誠則無
其神有其誠則有其神聖上道既是這等說我三日齋七日戒親
至寶船廠內要九張桌子單層起來果是天神飛身而上此心纔
信百官齊聲說道欽此欽遵御駕回宮百官班散馬尚書迎着劉
誠意唱了一個噫打了幾個恭說道聖上要見天神怎麼得個天

神與他相見。劉誠意道：「到了七日上，自有天神下來。」劉誠意雖是這等說，馬尚書其實不放心，不覺的捱到了七日之上，果真的萬歲爺排了御駕，文武百官扈從，徑往寶船廠來。廠裏已自單層了九章金漆桌子，御駕親臨，即時要個天神出現。如無天神，准欺侮朝廷論官匠盡行處斬，說着個處斬二字。那一個不伸頭縮頸，那一個不魄散魂飛。那一個是個神仙出來，未久之間，只見厨下一個燒鍋的火頭，蓬頭跣足，走將出來。對衆匠人說道：「我在這裏無功食祿，過了七個月，今日替衆人出這一力罷。只是你們都要吆喝着，一聲天神出現，助我之興，我纔得像。果真的衆人吆喝一聲道：「天神出現哩。」到是好個火頭，番身就在九張桌子上去了。把個聖上也喫了一驚，心裏想道：「莫道無神，也有神。」聖上問道：「天神你叫做甚麼名字？」天神道：「我即名上，即我萬歲爺轉頭叫聲當駕的。」

官再轉頭時，其人已自不見了。萬歲爺心上十分快活。今日天神助力，明日西洋有功，可知即時叫過衆匠人來。衆匠人見了個御駕，骨頭都是酥的，一字兒跪着。萬歲爺道：「這桌子上是個甚麼人？」衆匠人道：「是個燒鍋的火頭。」萬歲爺道：「他姓甚，名何？」衆匠人道：「只曉得他姓曾，不曉得他的名字。」萬歲爺道：「他怎麼樣兒打扮？」衆匠人道：「他終日裏蓬頭跣足，腰上繫的是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左脚上雕成一隻虎，上口裏啣一個珠，右腳上雕成一枝牡丹花，左傍有一枝蘭草，他食腸最大，每日間剩一盆，他就喫一盆，剩一缸，他就喫一缸。若是沒有得剩，三五日也不要喫。」萬歲爺道：「果真是個天神，發放衆匠人起去。」又宣劉誠意上來，問道：「卿再袖占一課，看這個天神，是甚麼名姓？」劉誠意道：「不必占課，衆匠人已自明白說了。」聖上道：「他衆人說道不曉得他的名字。」劉誠意道：「他說姓曾。」

腰裏繫着四個拳頭大的數珠兒。曾字腰上加了四點。都不是個曾字。他左腳下一隻虎。上是獸中之王。右腳下一株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老虎山裏啣着一個珠。是一點。牡丹傍邊一枝蘭。是一撇。兩個王字。中間着。一點一撇。却不是個班字。以此觀之。是個魯班。下來助力。故此他說我即名。名即我。聖上道。卿言有理。即時叫傳宣的官。宣碧峰。未見駕。長老見了聖駕。微上的笑道。今日魯班面見天子。聖上道。國師你怎麼得知。長老道。是曾僧指點馬尚書請來的。聖上道。怎麼是國師指點馬尚書請來的。長老把馬尚書請教的話。細說了一遍。萬歲爺老大的敬重長老。老人的敬重劉誠意。一面宣紀錄官。紀功叙功重賞。一面御駕臨江。觀看寶船。好寶船也。有一篇寶船詞為証。

詞曰

刻木為舟利千古 肇自虞姁與共鼓 權輿竅木吳餘脰
矜誇浮土漢雲母 白魚瑞周以斯婦 黃龍感禹而來負
誰知道濟解艫功 乘風縱火有艫艫 徐宣凌波其抗厲
鄧通持楫何從容 艫烏江而待項羽 燒赤壁而走曹公
沙棠木蘭稀巧燕 指南常有奇制 采菱翔鳳兮竝稱
吳艫晉船兮一類 李郭共汎兮登仙 胡越同心兮共濟
涉江求劍兮楚偵 伐晉王官兮在秦 緋纜維兮汎五會
軸轡接兮容萬人 飛雲見兮知吳國 青翰聞兮為鄂鄰
漢武兮汾陽申辨 廣德兮便門陳諫 穆滿兮乘之烏龍
山松兮望彼鳧鴈 伐維江陵兮喬木 習維昆明兮鏊戰
翔螭赤馬兮三侯 鷓首鴨頭兮五樓 蒼隼兮先登見號
飛盧兮利涉為謀 泛靈芝兮杜白鶴 浮巨浸兮梁銀鈎

却說萬歲爺看了寶船。就問長老道。寶船已是齊備。國師何日啟行。長老道。寶船雖是齊備。船上還少些鐵。貓。聖旨道。三山街舊內之門裏面。曾有幾把。可借用罷。長老道。那個貓小了。此去不得。聖上道。既是舊貓去不得。新貓但憑國師上裁。長老道。須則是興工鑄造。聖上道。文武百官在這裏。是那個肯去興工造貓。哩。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三寶太監來。稽首頓首。奏道。奴婢願去興工造貓。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兵部王尚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願去興工造貓。道。猶未了。班部中又閃出工部馬尚書來。稽首頓首。奏道。小臣首。奏道。小臣願情協同造貓。聖上見了這原舊三員官。心上老大寬快。說道。多生受了列位衆官齊聲道。這是為臣的理當。怎麼說個生受兩個字。但不知興工造貓。上要多大的。聖上道。非朕所知。可宣國師來問他。長老就貼在左壁廂說道。這個貓。忒大了也。

艤。艤用不得。忒小了。也。浪蕩用不得。大約要分上中下三號。每號要細分三號。每上號要分個上上號。上中號。上下號。每中號要分個中上號。中中號。中下號。每下號又要分個下上號。下中號。下下號。三三共九號。頭一號的貓。要七丈三尺長的廳。要三丈二尺長的齒。要八尺五寸高的環。第二號的貓。要五丈三尺長的廳。要二丈二尺長的齒。要五尺五寸高的環。第三號的貓。要四丈三尺長的廳。要一丈二尺長的齒。要三尺五寸高的環。其餘的雜號。俱從這個丈尺上乘除加減。便是。還要百十根綜纜。每根要吊桶樣的粗。俸。穿起貓的鼻頭來。纜歸一統。長老分派已畢。聖駕回朝。文武百官隨駕。所有三寶太監。兵部尚書。工部尚書。面辭了萬歲。分了委官。即時到於定淮門外。寬闊所在。蓋起一所鐵貓廠來。即時出了飛票。仰各柴行。炭行。鐵行。銅行。并三百六十行。凡有支用處。俱

限火速赴鐵鑄廠應用。毋違。即時發下了幾十面虎頭牌票。仰各
省直府州縣道。凡有該支錢糧。火速解到鐵鑄廠應用。毋違。即時
出了飛票。拘到城裏城外。打熟鉄的鑄生鉄的。打熟銅的鑄生銅
的。火速齊赴鐵鑄廠聽用。毋違。即時發下了幾十面虎頭牌。仰各
省直府州縣道。招集鉄行匠作。星夜前赴鐵鑄廠應用。毋違。這叫
做是個朝裏一點墨。侵早起來跑到黑朝裏一張紙。天下百姓忙
到處不日之間。無論遠近供應的錢糧。一應解到。無論遠近銅鉄
行匠作。一應報齊。三寶太監坐了中席。王尚書坐左。馬尚書坐右。
各項委官。逐一報齊。燒了天地甲馬。祭了鉄鑄祖師。開了爐。起了
工。動了手。三位總督老爺歸了衙。只說是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
那曉得這些匠作。打熟鉄的打不成。鑄生鉄的鑄不成。鑄毛
毛糙。就過了一個。月。只鑄得的還鑄得有四個爪。打鑄的只打

打得一個環。却說這三位總督老爺。三日一次下廠。過了一個
却。不是下了十次廠。並不曾見個猫星兒。這一日三位老爺又該
下廠。下廠之時。先叫二十四名打熟鉄的作頭過來。二十四名打
熟鉄的作頭。一齊跪下。三寶老爺問道。你們打的猫怎麼樣哩。衆
作頭說道。俱打成了一個箍。三寶老爺道。猫到不打。到打個甚麼
箍。叫左右的把這些作頭揪下去。每人重責三十板。衆作頭吶
着道。猫就是猫上用的。三寶老爺道。那裏猫上有個箍。衆作頭吶
喝道。老爺在上。豈不聞猫而不秀者有一箍。三寶老爺聽之大怒。
罵說道。你這狗娘養的。你欺負啣不讀書。啣豈不知苗而不秀者
有矣夫。你怎麼敢誑啣猫而不秀者有一箍。坐他一個造你不如
法。准違城聖旨論。該斬罪。即時請過旨意。盡將二十四名作頭。押
赴直江口。梟首示衆。可憐二十四個無頭鬼。七魄三魂逐水流。却

造化於指顧之間功班爨鼎

鐵箱嚴真人施能



運神機於呼吸之頃業擅爐錘



說斬了二十四名打熟鉄的作頭。統方來叫這二十四名鑄生鉄的作頭。這二十四名作頭說道：你我今番去見公上，再不要說書語。只好說個眼面前的方言俗語。纔是。及至見了三寶老爺，老爺問道：你們鑄的猫怎麼樣哩？衆作頭說道：小的們三番兩次還不曾鑄得完。老爺道：工程不完，也該重責三十板。叫聲左右的，端下去，打着衆作頭，叫喝道：小的們禁不得這等打。三寶老爺道：怎麼禁不得這等打？衆作頭道：小的們是鉄鑄的鋒上，禁不得這等打。三寶老爺聞之，又發大怒，罵說道：你這狗娘養的，到不把鉄去鑄，却把鉄來鑄你的鋒上。坐他一個侵盜官物，滿貫該斬罪，請了旨意，又將這二十四名作頭，押赴橫江口梟首示衆。可憐二十四個鋒上鬼，一旦無常萬事休。却說鉄猫廠裏，殺了四十八個作頭，另換一班新作頭，更兼各省解來的銅匠鉄匠，看見這等的賞罰。

那一個不提心，那一個不挈膽，那一個不着意，那一個不盡力。那一時不燒紙，那一時不造福，只是一件鑄的鑄不成，打的打不成。不好說得，也不知累死了多少人。三位總督老爺見之，也沒奈何，欲待寬縱些，欲限又促，欲待嚴禁些，百姓無辜。三位老爺只是焚香告天，願求鉄猫早就。忽一日，三位老爺坐在廠裏，正是午牌時分，衆匠人都在過午，猛然間作房裏囉上，吶上，沒唇沒舌。三寶老爺最是個計較的，叫聲左右的，你看作房裏甚麼人，跋嘴。這正是猛虎坐車，羣猴令肅千軍。一霎時，拿到了作房裏跋嘴的。老爺道：你們猫使不鑄，跋甚麼嘴？那掌作的說道：非于小的們要跋嘴，緣是街坊上一個釘碗的，走到小的們作房裏面來，小的們說道：沒有碗釘，他偏生的要碗釘。因此上跋起嘴來。非于小的們之事。老爺道：釘碗的在那裏？那掌作的說道：現在小的們作房裏面。老爺

道拿他來見帶左右的即時間拿到了釘碗的那釘碗的老大的
有些德懇自由自在。那裏把個官府擱在心上。走到老爺的面前
放下了釘碗的家火。深上兒唱上一個德。左右的喝聲道。塔釘碗
的行甚麼禮。那釘碗的說道。禮之用。小大由之。百官在朝裏。萬民
在鄉裏。農夫在田裏。樵父在山裏。漁翁在水裏。就是牧牛的小廝
也唱個囉哩。這都是禮。我豈沒有個禮。老爺道。你既是這等知禮
怎麼又釘碗營生。釘碗的道。小的釘碗就是個禮。假如今日釘得
碗多就是禮。以多為貴。假如今日釘得碗少就是禮。以少為貴。假
如今日事繁就是禮。以繁為貴。假如今日事簡就是禮。以簡為貴。
豈謂知禮者不釘碗乎。老爺道。既是釘碗。你釘你的碗罷。怎麼到
於這作房裏來。釘碗的道。老爺作房裏有千萬個人吃飯。豈可不
打破了幾個碗。豈可沒有幾個碗釘。這叫做個一家損有餘一家

補不足。老爺道。你尋碗釘便罷。怎麼在這裏高聲大氣的釘碗的。
道。小的那裏是高聲。只有老爺是指日高陞。小的那裏是大氣。只
有老爺是個君子不器。三寶老爺道。原來這個人字義也不明白。
釘碗的道。字義雖不明白。手藝却是高強。老爺道。你有些甚麼手
藝。釘碗的道。到也不敢欺嘴說。小人碗也會釘。鉢也會釘。鍋也會
釘。缸也會釘。就是老爺坐的轎。我也會釘。就是老爺你這個廠。我
也會釘。就是老爺你這個值。我也會釘。三寶老爺平素是個火性
的。到被這個釘碗的咬上。噙上。這一席話。兒不至緊。說得他又惱
又笑。况兼說個會釘德。又扞到他的心坎兒上。過了半晌。說道。你
這個人說話。也有些胡謔哩。釘碗釘鉢釘鍋釘缸。這都罷了。就是
釘轎也罷了。只說是釘廠。一個廠怎麼釘得。釘碗的道。除舊布新
也就是釘。君子不以辭害意。可也。老爺道。一個德怎麼釘得。釘碗

的。道造作有法。也就是釘。老爺心裏想道。這莫非是個油嘴。豈有個釘碗的會造。猶哩。沉思半晌。還不曾開口。王尚書在左席。曉得老爺的意思。說道。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這等小人之言。何足深信。馬尚書坐在右席。說道。夫人既有大言。必有大用。豈可以言貌取人。莫非是這些匠人有福。鉄猶數合當成。故此馬尚書說出這兩句話來。這兩句話兒。不至緊。把個三寶老爺挑剔得如夢初醒。如醉方醒。猛然間。心生一計。說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是釘碗的。道是做出來。便見。老爺叫聲左右的。看茶來。左右的捧上茶來。老爺伸手接着。還不曾到口。舉起手來。二十五里。只是一棧。把個茶甌兒。棧得一個粉碎。也不論個塊數。老爺道。你既是會釘碗。就把這個茶甌兒。釘起來。方纔見你的本事。釘碗的道。釘這等一個茶甌兒。有何難處。只是一件。天子不差。鐵與功懋。上賞。老爺要小人釘這個碗。須則是飲小人以酒。飽小人以肉。又飽小人以饅首。老爺道。你喫得多少哩。釘碗的道。須則是猪首一枚。饅首一百。順家糟房裏的原罈酒一罈。老爺道。這個不打緊。即時取酒。取猪首。取饅首。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取酒的先到。老爺道。有酒在此。你可飲去。只見他一手處將下去。一手拔開泥頭。伸起個奪錢。伍不帶他甜酸苦澁。只是一齣。這一齣不至緊。就齣乾了半罈。左右的說道。你也等個殺來。進酒哩。釘碗的道。先進後進。其歸一也。須臾之間。取猪首的。取了一枚。猪首來。取饅首的。取了一百。饅首來。你看他三途並用。一會兒都過了。作。老爺道。你今番好釘茶甌兒了。釘碗的道。承老爺尊賜。過厚了些。待小人畧節歇息一會。就起來。釘着。這一日。三寶老爺。且是好個磨賴的性子。說道。也罷。你且去歇息一會。就來。老爺也只說是歇息一會。就來。那曉得他到是個陳

搏的徒弟儘有此好睡哩。一會也不起來。二會也不起來。三會也不起來。老爺等得性急叫聲左右的快叫他起來。左右的就叫更的一聲。他只是一個不醒。老爺急將起來叫聲左右的連床擡將他來。真個是連人連床抬將出來。放在三位老爺面前。好說他是個假情。他的鼾响如雷。好說他是真情。沒有個人叫不醒的。把個三寶老爺只是急得爆跳。沒奈何。叫聲左右的。拿起他的脚夾將起來。左右的把兩個拿起他的脚。把兩個拿了夾棍夾起他的脚來。他只是一個不醒。只是把個索兒收了一收。把個脚頭兒敲了幾下。那盪頭的長班平空的叫將起來。老爺道。叫甚麼。長班道。敲得小的脚疼哩。老爺道。敢是敲錯了。待咱來看看你敲。老爺親眼看着。拿脚頭的却又敲了一敲。恰好是第二個長班叫起來。說道。敲得

拐好疼哩。老爺道。再敲。及至再敲了一敲。第三個

長班又叫將起來。說道。敲了我的拐好痛哩。老爺道。既是這樣。且放了他的夾棍。選粗板子過來。叫聲板子。只見拿板子的兩點兒。一板來了。老爺叫聲打。只見頭一板子。就打了抹頭的腿。第二板子。就打了捺脚的腿。老爺叫聲再打。第三板子。就打了行杖的自家腿肚子。老爺道。這是個寄杖的邪法兒。王尚書道。既是邪術。把顆印印在他的腿上。再寄不去了。三寶老爺就把個總督印信印在他的腿上。叫聲再打。再打。就寄在印上。打得個印上的响。馬尚書道。不消費這等的事罷。莫若待他自家醒過來。池決有個妙處。三寶老爺也是沒有了法。只得叫聲各長班。且住了。住了許久。還不見他醒來。老爺道。擡下去些。果真的擡到丹墀裏面。看上的金鳥要西墜。王免要東升。三位總督譴議散罷。只見他口兒裏吐了一聲。兩隻脚縮了一縮。兩隻手伸了一伸。把個腰兒拱了兩

拱一轂，爬將起來，就站在三位老爺公案之下。老爺道：「你這小人貪其口腹，有誤大事。」釘碗的道：「起遲了些。」多釘幾個碗罷。老爺道：「老大的只有一個茶甌兒在那裏說甚麼多釘幾個釘碗的道。」把甌兒來，左右的拾起那個碎甌兒，與他甌兒原本是個碎的。左右的惱他，又藏起了兩塊，要他釘不起來。那甌兒得他釘碗全不是這等鑽眼，全不是這等釘了。抓了一把碎磁片兒，左手倒在右手。右手倒在左手。口裏吐了兩口唾沫，倒來倒去，就倒出一個圓圓的甌兒來。雙手遞與三寶老爺。老爺見之，心上有些歡喜，還不曾開口釘碗的道：「再有甚麼破家破火趁我們手裏釘了他，亦無損壞。」老爺叫聲：「左右的，可有甚麼破家破火拿來與他釘着？」老爺關了口。那些左右的就不是破的，也打破了，拿來與他釘着。一會兒，盤兒、碗兒、甌兒、盞兒、鉢兒、盆兒，就搬倒了一地。你看他拿出手段。

來，口裏不住的吐唾沫，手裏不住的倒過來，一手一個，一手一個，就是宣室裏燒也沒有這等的快捷。一會搬來，一會搬去。三寶老爺心裏想道：「此人非凡，一定在造貓上有個結果。」故意的問他道：「你說是會釘貓，你再釘個貓來。」我看着其人，道：「老爺，你有壞了的貓拿來與我釘着。」老爺若沒有壞了的貓，我便與你造個新的罷。老爺道：「你若與咱們造得貓起，咱們奏過天廷，大大的賞你一個官。」重上的賞你幾担祿，釘碗的道：「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祿，我也不要後面的賞。」老爺道：「你要怎麼？」其人道：「我只是頭難，頭難老爺道：「怎麼個頭難？」頭難，釘碗的道：「就在起手之時，要盡禮於我。」老爺道：「怎麼盡禮與你？」釘碗的道：「要立一個臺，要拜我為師，要與我一口劍許我生殺自如，要憑我精造不許催限。」老爺道：「築一個臺也可，拜你為師也可，與你一口劍也可，許你生殺自如也可，只是不

許催限就難釘碗的道怎麼不許催限就難老爺道却有個欵限豈由得咱們釘碗的道欵限多少時候老爺道欵限一百日釘碗的道一百日也還後面日子多哩老爺道此時已過了四十多個日子釘碗的道餘有六十日還用不盡哩老爺道既是六十日不用不盡這個就好了王尚書道就此築臺拜了他罷馬尚書道還酒奏過了朝廷總為穩便三寶老爺道馬老先見言之有理待明日早朝見了萬歲爺奏過了此事總來築臺拜他為師又叫釘碗的來問他道你叫做甚麼名字甚麼鄉貫嗒明日好表奏萬歲爺的釘碗的道小人某州府蓬萊縣人氏也沒有個姓也沒有個名字只因自幼兒會鉗各色雜扇的釘用兒人上叫我做個釘角兒後來我的肩膀上掛了這個葫蘆人上又叫我做葫蘆釘角三寶老爺道今文從省就叫做個胡釘角罷二位老爺一面起身一

第十八回

金殿上大宴百官 三叉河親排夾駕

歌曰

雲英上今出山阜 條為白衣忽蒼狗 月皎上今照清澄
波光亂擊驚蛇走 浮雲飛盡或無踪 明月西沉還自有
雲來月去本無心 下有真人胡釘紐 不生不滅不入間
且與天地長共久 為送寶船下西洋 鉄猫廠裏先下手
却說三位總督老爺各歸本衙歇息明日五鼓萬歲爺陞殿文武

此系林示聲傳日照來龍瞻駕出

金鑾殿大宴百官



金門宴罷香浮花綬沐恩歸



班齊三寶太監出班奏道。奴婢奉萬歲爺的旨意。前往鐵貓廠監造鐵貓。怎奈所造之貓。異樣長大。一時人力難成。昨有山東萊州府。蓬萊縣人氏。姓胡。名釘角。自稱造貓有法。指日可成。奴婢未敢擅便。奏過萬歲爺。乞賜他欽勅一道。寶劍一口。令其便宜從事。俟功成之功。另行請旨定奪。奉聖旨。是。寫勅與他。着劍與他。三寶老爺得了聖旨。領了勅劍。即時搭轎。逕往鐵貓廠來。原來兩個尚書。已自先到了廠裏。三位老爺彼此相見。叙序坐下。即時分付左右的。築起臺來。臺成分付脩辦金花一對。綵段四端。渾猪二口。鮮羊二隻。饅頭二百。罈酒二罈。即時請出胡釘角來。請他登臺。三位老爺拜他為師。送上欽勅一道。寶劍一口。各色禮物。胡釘角受下勅劍。把個花紅禮物。盡行散與眾匠人。眾匠人說道。釘碗的也行這一步時。却說三位老爺進城去了。分付委官。仔細答應。分付已周。

胡釘角捧了勅。提了劍。坐在臺上。叫聲眾匠人過來。眾匠人看見他有了勅劍。不敢不來。胡釘角說道。眾匠人跪着。眾匠人不敢不跪。只得跪下。胡釘角說道。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今日三位總督老爺。築了這個臺。拜了我一拜。朝廷賜我一道勅。一口劍。我今日忝有一日之長了。你們眾人俱要聽吾調遣。眾匠人道。惟命。胡釘角說道。我也不是甚麼難事。調遣。但只是我叫行。你眾人就要行。我叫止。你眾人就要止。我叫往東。你眾人就要往東。我叫往西。你眾人就要往西。我叫往南。你眾人就要往南。我叫往北。你眾人就要往北。如違軍法。從事。此劍為証。眾人見沒有甚麼疑難處。齊答應。聲是好聲。是奉承得。胡釘角滿心歡喜。走下臺來。竟望廠門外。覷把個四圍的山。把個四圍的水。把個四圍的地。場細細的看了一遍。轉來要酒喫。要肉喫。要饅頭喫。委官一一的答應他。歇息了一夜。

明日早上起來也不洗臉也不梳頭也不要喫。分付衆匠人要蓋
席五百領對面洲上使用。即時蘆蓆俱到。又步了一個丈尺。分付
搭起蓬來。四圍俱不用門。即時搭起蓬來。將完之時。他坐在裏面。
安了勅按了劍。分付衆匠人在外面封起來。席上又加蓆。一層又
一層。他在裏面坐着。百步之內。並不許外人囉哩。又不許外人走
動。也不許外人叫他。亦不許外人聽他。如違軍令。施行衆匠人因
他有勅有劍。誰敢執拗他。只得一一的依他。分付。竟不知他在裏
面幹的甚麼勾當。就是三位總管老爺出來。看見他的作用。也自
由他。衆匠人打的打鑄的鑄。工夫各自忙。日月如梭。不覺的就是
一七光陰似箭。不覺的又是一七。去了二七之久。衆匠人也有些
疑惑。他也有說道。他在裏面生法的。也有說道。他騙了三位老爺。
金蟬脫殼的。也有說道。他長瞞着在裏面的。只有三位老爺料他。

是個有作用的。分付衆匠人。再不許近前驚動他。到了二七。只見
他一拳一脚。把個蘆蓆蓬兒掀翻了。叫一聲衆匠人。門衆匠人慌
忙的走近前來。他分付拆了蓬。衆匠人人多手多。即時把個蓬
拆了。只是蓬中間有一領蘆蓆蓋在地上。他指定了說道。這個中
間是我的勅劍。都不許動我的衆人。依他分付。不敢動他的。他就
把那一領蘆蓆做個磨盤心。四周圍端了七七四十九個圓圈兒。
就像個磨盤的模樣。分付衆匠人。一個圈兒上安一坐爐。這一坐
爐。却不是小可的。爐周圍約有九丈九尺。爐高約有二丈四尺。每
座爐上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方位上。留下一個小小的風門兒。
却於兌位上築起一個小小的臺基兒。設了一個公座。擇取次日
午時。舉火起工。即時分付各鋪行運鉄。各匠人運炭實於各爐之
中。以滿為度。也不論他千百担斗。到了次日午時。運鉄的工完。運

炭的炭畢。胡釘角請到三位老爺。獻了猪羊。奠了茶酒。燒了紙馬。舉火動工。三位老爺回馬。他便走到臺基兒上去坐着。按住個八卦方位。口兒裏嘯。手兒裏撮。只見那爐上的小門兒。風兒又宣。火兒又緊。火趁着風威。風隨着火力。無分晝夜。這等通明本然。只是一個蘆洲子。安了這個七七四十九座無大不大的爐。却就是火燄山。也不過如此。不覺的過了一七。不覺的又過了一七。到了二七之上。把那一個蘆洲子。方圓有三五十里。莫說是草枯石爛。就是土也通紅的。莫說走路的。下不得脚。就鳥雀也是不敢飛的。胡釘角曉得裏面的工程完備了。却下了臺基兒。來見三位老爺。三寶老爺連聲問道。貓造得何如了。胡釘角道。已經完了。老爺道。完在那裏。胡釘角道。都在土裏。老爺道。既在土裏。快尋人去取來。看看。胡釘角道。正在火性頭上。還不好取哩。老

爺道。在幾時。纔取得。胡釘角道。今夜亥時。有雨。明日丑時。纔晴。辰時。就有貓來復命。說得個三寶老爺心裏。就是猫抓。等不得下雨。等不得天晴。又等不得今日天晚。又等不得來日天明。果真的亥時。大雨。丑時。放晴。辰牌時分。胡釘角請到三位老爺。看猫。走到洲上。那地土。還是燒脚的。胡釘角走到麼。盤心裏。掀開那一領蘆蓆來。只見一道勅。一口劍。還是好。在那裏。唬得三位老爺。只是把個頭搖。却說胡釘角叫聲人夫們。看鐵鋤來。一聲鐵鋤。只見挖的。挖奮的。奮。掀開土來。裏面就是個鐵猫的窩。三位老爺見之一。天歡喜。胡釘角說道。案上三位老爺。收勅劍去罷。這個鐵猫殼。用了。儘你是多少號數。船每船上。儘你放上幾根。放到了。取到了。只是不可算數。三寶老爺道。怎麼不可算數。還不曾問得了。早已不見了個胡釘角。三位老爺喫了一驚。只見廠裏把門的。報道。張

天師來拜。三位老爺正在喫驚之處。聽見個張天師來拜。即時轉身迎候。依次相見。相見已畢。依次坐定。天師道。連日造貓。何如。三寶老爺就開口。把個胡釘角的始末緣由。細細的說了一遍。天師道。原來是他。老爺道。天師認得這個人麼。天師道。他不是個凡人。是上界左金童。胡定教真人。王尚書道。怪不得他背了葫蘆。原來隱了一個胡字。他又說道。會鉗各色雜扇的釘角兒。原來藏得是個定教兩個字兒。馬尚書道。他坐在蓬裏。二十七十四日。這是甚麼勾當。天師道。他不是坐在蓬裏。他是學得穿山甲。着地裏。刻成貓樣兒。三寶老爺說道。多承天師指教。王尚書道。他臨行之時。說道。貓殼用了。只是不宜笑。歡快。分付取貓的。任意取去。每船上憑他任意要多少。只不許笑。歡如有違。今先斬後奏。因是先斬後奏。四個字。故此取貓的。不曾敢笑。歡。貓却用得有剩。却說天師先別了三位。三位老爺進朝。奏道。鈇貓已經造完。請旨定奪。奉聖旨。叙功。頒賞有差。一面宴賞百官。一面宣請國師。下河看貓。碧峰長老曉得是胡定教真人。造完鈇貓。奉了聖旨。途往寶船上。來看貓。只見他頭角崢嶸。小牙張大。真好貓也。有一闕鈇貓歌為証。

歌曰

渾沌兮一丸未剖 陰陽老少無何有 鷲毛兮點彼紅爐
亞父鴻門撞玉斗 煅煉功成九轉丹 爐錘萬物為芻狗
開成十丈黃金蓮 結就如船白玉藕 更誰兮頭角崢嶸
嗟余兮身材窈窕 艤腫巨艦兮江頭 蒼隼飛廬兮海口
撼天闕兮風浪掀 沉地府兮蛟龍走 豈捕鼠之玳瑁兮
賈余勇而獅子吼 噫噫乎寶船兮百萬艘 征西兮功成
唾手 三寶兮卮酒為壽 我大明兮天地長久

却說金碧峰長老看了鉄猫回到朝堂裏面奏知萬歲爺鉄猫功
程浩太賞賜不可輕微奉聖旨知道萬歲爺即時陞殿文武百
官班齊萬歲爺對着長老道實船鉄猫俱已齊備不知國師幾時
下洋此時已是永樂五年正月十四日長老道明日是上元就取上元
吉兆燒神福紙馬開船萬歲爺得了長老的日期即時傳下一道
旨意着文武百官散班天師歸朝天宮長老歸長干寺萬歲爺坐
在金殿上即時傳下兇道旨意一宣營繕局掌印太監一宣織染
局掌印太監一宣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宣尚衣監掌印太監一宣
針工局掌印太監即時五個太監一齊叩頭奏道奉聖旨宣奴婢
們不知有何使用萬歲爺道宣進你們不為別事明日征進西洋
各官俱有各官的行頭各官俱有各官的服飾就是天師有天師
的行頭有天師的服飾只是國師全然不曾打疊我今日要八寶

扇成的毗盧帽一頂要魚肚白的直身一件要鵝黃色的編衫一
件要四圍龍錦欄的袈裟一件要五指開的玲瓏玉帶一條要龍
鳳雙環的暑襖一雙要二龍戲珠的僧鞋一雙要四條蛟龍盤旋
的金牌一面又傳下兇道旨意着光祿寺備辦素齋筵宴務在潔
淨款待國師另辦筵宴大宴征西官將着尚寶寺備辦金銀花朵
紅綠綵緞聽候征西官將簪花表裏傳宣已畢萬歲爺不曾進宮
坐以待旦及至金雞三唱曙色朦朧早已坐在殿上百官進朝淨
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萬歲爺傳下一道旨意朝天宮宣天師傳
下一道旨意長干寺宣國師天師國師俱已進朝萬歲爺道今日
征進西洋文武百官俱是歲大冠拖長紳前呼後擁受朕爵祿享
朕富貴料想他勞而不怨只是有勞國師遠涉于朕心實是不安
却又無物可表恭敬叫聲內使們何在只見五監太監們慌忙的

載鉞張旄四處山河沾雨露

三河親排筵駕



彈冠轉弁九秋奎壁麗雲霄



日象西洋已

卷之四

后

走近前來。奏道：萬歲爺有何旨意？萬歲爺道：昨日分付的禮物，可曾齊備？庖五監太監道：已經齊備。在這裏。又問：光祿寺筵宴，可曾齊備？光祿寺奏道：葷素筵宴，俱已齊備。又問：尚寶寺花紅，可曾齊備？庖尚寶寺奏道：花紅已經齊備。即時分付當直官，就在九間金殿上擺開筵宴。中一席素食筵宴，喫一看十。款待國師左側一席，大軍筵宴，喫一看十。款待天師右側兩席，俱是喫一看八。一席款待征西大元帥鄭太監一席，款待征西副元帥王尚書文華殿大開筵宴。款待征西官將，武英殿大開筵宴。款待在朝文武百官。這一日筵宴，不是小可的，正是。

韶光開令序 淑氣動芳年 駐蹕華林側 高宴栢梁前
紫庭文樹滿 丹墀衣綬連 九夷遙瑤席 五服列瓊筵
娛賓歌湛露 廣樂奏鈞天 清尊浮綠醕 雅曲酌朱絃

大明君萬國 書文混八埏 金甌保鞏固 神聖厲求賢

却說筵宴已畢，取過八寶裝成的昆盧帽，魚肚白的直身，鵝黃色前偏衫，龍錦欄的袈裟，五指闊的玉帶，龍鳳雙環的暑襖，二龍戲珠的僧鞋，用盤龍盒兒盛了。欽命國老皇親，隻手遞與長老。又取過四條蛟龍盤的金牌，一面萬歲爺御筆寫着大明國師金碧峰七個大字于其上。又用閣老皇親隻手遞與長老。三番兩次欽賜欽依。長老只是把個嘴兒一挑，分付徒孫雲谷收下。把個手兒略節的舉一舉。文武百官站在兩傍，都說道：好大意節和尚。全不像個捧鉢盂化齋喫的。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二十對。紅綠絲段各二十表裏。用皇親遞與大元帥鄭太監。又取過金花銀花各二十對。紅綠絲段各二十表裏。用皇親遞與副元帥王尚書。仍各御酒三杯。空頭勅三百道。許先斬後奏。體朕親行。大元帥副元帥叩

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五對。紅綠綵段各十五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左先鋒張計。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五對。紅綠綵段各十五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右先鋒劉蔭。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掛綵。左右先鋒叩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對。紅綠綵段各十表裏。用尚寶寺遞與五營正總兵官。又取過金花銀花各十對。紅綠綵段各十表裏。用尚寶寺遞與四哨副總兵官。仍各御酒三杯。簪花掛綵。五營四哨叩頭謝恩。歷階而下。萬歲爺又傳出幾道旨意來。一應指揮官各金花銀花四對。綵段四表裏。一應千戶官各金花銀花二對。綵段二表裏。一應百戶官各金花銀花各一對。綵段各一表裏。一應營糧戶部官各金花銀花二對。綵段二表裏。一應陰陽官醫官通事醫士各銀花一對。綵段一端。分賞已畢。各官叩頭謝恩而下。萬歲爺又傳出一

道旨意。着兵部官點齊十萬雄兵。每名給賞夏絹四疋。冬布八疋。花銀十兩。舍人余丁每名給賞夏絹八疋。冬布十二疋。花銀十兩。寶船水手每名給賞紅綠布十疋。花銀八兩。萬歲爺又傳出一道旨意。禮部官點齊神樂觀道士樂舞生朝天宮道官道士每名給賞夏青布四疋。冬青布四疋。花銀五兩。一切征西人役無不感恩。一切沾恩人役無不忻喜。歡聲動地。四路謳吟。真個是縹緲天門。曉日射黃金之殿。霏微春晝。聲歌徹赤羽之旗。却說九重金殿。傳出一道旨意。着征西大元帥統領將官點齊軍馬。獲送國師天師先上寶船。聖駕即時親送。聖旨已到。誰敢遲延。三寶老爺即時會同王尚書。開會左右先鋒五營四哨。一切將官前往大教場裏點齊軍馬。將臺上扯起一面二十丈長的帥字旗來。殺猪宰羊。千張甲馬。如儀祭賽。一位元帥領頭。其餘將官各挨班次。五拜三叩頭。

禮生開讀祭文

文曰

維旌風翻鳥隼之文日薄蛟龍之影
 八陣今婆上 七星今
 炳上 花明兮越水春 颯落兮吳江冷
 蠢彼西洋 師煩
 東井 騰龍門兮寧賒 吸鯨波兮誓靖
 萬國今朝宗 百
 奎兮繫頭 凱歌兮食封 歸第兮朝請
 祭畢三聲砲响萬馬齊奔旗列五方兵分九隊竟上寶船而去人歸
 隊馬到營二位元帥上了帥府寶船國帥上了碧峰禪寺的寶船
 天師上了天師府的寶船坐猶未定藍旗官執道遠止望見奎駕
 來也只見

王排御駕 帝整奎旌 王排御駕離金闕 帝整奎旌出鳳
 城 逐隊的千軍萬馬 前三公九卿 作對成渡的金

辰月斧 行歌互答的玉笛奎旌 金聲錯落 玉响琮琤

雪消千障巧日出萬山明 花徑穿隻飛之粉蝶 柳隄藏百

轉之黃鶯 旗閃處山搖地動 刀响處鬼哭神驚 頭搭兮

露浥好花潘岳里 眼前兮風搓細柳亞夫營

聖駕已到三义河倒豎虎鬚圓睜龍眼只見千百號寶船擺列如
 星每一號寶船上扯起一桿三文長的鵝黃旗號每一桿旗上寫
 着上國天兵無夷取寶八個大字萬歲爺龍眼細覘只見另有四
 號寶船與眾不同第一號是個帥府扯着一桿十丈長的帥字旗
 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
 左邊牌上寫着迴避右邊牌上肅靜第二號也是個帥府也扯着
 一桿十丈長的帥字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
 明國統兵招討副元帥左邊牌上寫着迴避右邊牌上寫着肅靜

第三號是個碧峰禪寺。也扯着十丈長的慧日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國師行臺。左邊牌上寫着南無阿彌陀佛。右邊牌上寫着九天應元天尊。第四號是個天師府。也扯着十丈長約七星旗。船面前掛了幾面粉牌。中間牌上寫着大明國天師行臺。左邊牌上寫着天下鬼神免見。右邊牌上寫着四海龍王免朝。奎駕逕排上帥府寶船之上。天師國師出迎。大元帥副元帥侍立兩邊。左右先鋒五營四哨。還有一切將官。挨班次站着。天師俯伏御前。稽首頓首。奏道。江口開船。須是萬歲爺親自祭江。纔為穩便。奉聖旨。是即時擺下祭禮。翰林院撰下祭文。就於帥府船上設壇祭賽。萬歲爺親自行禮。文武百官依次叩頭。禮部官展

讀祭文

文曰

維江之瀆 維忠之族 惟忠有君 惟朕為肅 用殄鯨鯢

誓清海屋 旌旗蔽空 舳艫相逐 燦彼忠精 所在我

福

祭畢。文武百官保駕回朝。三寶老爺請過王尚書來。同時坐在帥府廳上。各將官依次恭見。聽候將令。三寶老爺道。咱們今日揚旌赫於轅門。捧九重之命令。洗甲兵於海濤。張萬里之神威。任屬鉅肩。事非小可。你衆將官聽咱傳示。每戰船一隻。捕盜十名。舵工十名。瞭手二十名。板招十名。上斗十名。鉸手二十名。甲長五十名。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每五船為一哨。每二哨為一營。每四營設一指揮官。統領指揮以上。舊有戰掌座船。馬船。糧船。執事。照同。每戰船器械。大發貢十門。大佛狼機四十座。碗口銃五十個。噴筒六百個。鳥嘴銃一百把。炮罐一千個。灰罐一千個。弩箭五千枝。葉弩一

一百張粗火藥四千斤。鳥銃火藥一千斤。弩藥十瓶。大小鉛彈三千斤。火箭五千枝。火磚五千塊。火砲三百個。鈎鑷一百把。砍刀一百張。馱船釘鎗二百根。標鎗一千枝。藤牌二百面。鉄箭三千枝。大坐旗一面。號帶一條。大桅旗十頂。正五方旗五十頂。大銅鑼四十面。小鑼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燈籠一百盞。火繩六千根。鉄蒺藜五千個。什物器用各船同。每日行船。以四帥字號船為中軍帳。以寶船三十二隻為中軍營。環繞帳外。以坐船三百號。分前後左右四營。環繞中軍營外。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前哨。出前營之前。以馬船一百號實其後。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左哨。列於左。人字一撇上開去。如鳥舒左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到左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副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右哨。列於右。人字一捺上開去。如鳥舒右翼。以糧船六十號從前哨

尾起。斜曳開到右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於中。以戰船四十五號為後哨。留後。分為一隊。如燕尾形。馬船一百號當其前。以糧船六十號從左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于中。以糧船六十號從右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號實于中。晝行認旗幟。夜行認燈籠。務在前後相維。左右相挽。不致踈虞。敢有故縱違悞軍情。因而憤事者。即時梟首。示眾傳示已畢。三寶老爺差下馬公上。過到國師船上。請問國師。那個時辰開船。國師道。船已開了。馬公道。報道船已開了。老爺即時叫過親隨的少監來。問道。寶船還是幾時開了。少監道。適纔老爺分付齊幫的時候。船就開了。老爺道。怎麼不來稟我。少監道。開船之時。因為吊了一根宗纜。左撈右撈。上不上來。故此忙迫。不曾來稟。老爺道。猶未了。只見小內

使兒報道。張天師過船相拜。老爺迎着就問道。今日開船。怎麼你們也不曾知道。天師道。老公休怪。這是貧道撮弄的小術法兒。老爺道。怎麼是個撮弄的術法哩。天師道。為因貧道船上有神樂觀裏的二百五十名道士。樂舞生有朝天宮裏的二百五十名道士。道童。他都是怕下海的。故此貧道弄了一個手法。把船開了。令其不知。兒得他啼哭。老爺道。適纔開船。吊了一根宗纜。這個主何禍。福。天師道。這個沒有甚麼禍。福。不過是他有些氣候。日後成精作怪而已。道猶未了。外面的小內使兒。又來報道。王老爺過船相拜。天師看見王尚書過來。即時告辭而去。王尚書和三寶老爺坐了一會。談了一會。正在綢繆之處。只聽得藍旗官跪在門外稟道。江上狂風驟起。白浪翻天。前船不動。左右兩哨不行。寶船后船顛倒。上甚在危急之處。把個兩位元帥老爺。唬得魂不附體。魄已離

身。王尚書道。快去請教國師。看是甚麼緣故。老爺道。且先去問天師來。王尚書道。學生去問罷。老爺道。老先兒請回船。待咱們親自過去。老爺逕過天師寶船之上。天師正在玉皇閣上書寫飛符。只見樂舞生報道。元帥老爺過船相拜。天師聞之。即時迎到玉皇閣上。分賓主坐下。天師道。大元帥不在中軍驅兵調將。下顧貧道有何見教。老爺道。無事不敢擅造。只因這如今風狂浪大。寶船不行。故此特來相拜。天師道。江上風波。此乃常事。老爺道。寶船不行。怎麼說得個常事。天師道。貧道有處。即時取了一條咒紙。寫了兩個字。叫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免朝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生拿着免朝二字。丟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老者來。有頭沒耳。有眼沒鼻。有口沒鬚。一尺長的手。二寸長的指頭。兒接着個免朝二字。輕上的扯破了。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

江問他的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得免朝二字下水去。只見一個姓江的。老者接着就扯破了。天師道。我還有個處。即將一葉兒紙。又寫了兩個字。叫聲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天將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生拿着天將二字。丟下水。只見水裏又走出一個老者來。頭上不見肉。眼睛不見皮。鬚長三五尺。背在彈弓西。接着天將二字。也輕上的。搭碎了。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夏。問他是甚麼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將天將二字下水。只見一個姓夏的。老者接着又搭碎了。天師道。我還有個處。又取了。某兒紙。寫了兩個字。另叫一個樂舞生來。分付他拿這個天兵二字。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樂舞生拿着天兵二字。丟下水。水裏又走出一顆娃子來。背兒烏。肚兒白。照兒光。嘴兒窄。手兒過。膝。屁眼上一把剪刀。淬上黑。他接着天兵

二字。也輕上的。撚做個紙條兒。樂舞生問他。姓甚麼。他說是都姓。馮。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樂舞生回復道。丟將天兵二字下水。只見一顆姓馮的娃子。接着撚做個紙條兒。天師道。是個甚麼波。神水怪。敢這等無禮。叫聲徒弟。皎條。拿過符童寶劍來。却不知張天師取了符。取了劍。怎麼樣的設施。不知那些精怪。見了符。見了劍。怎麼樣的藏躲。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白鱗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炒白龍江

詩曰

北風捲塵沙 左右不相識 颯上吹萬里 昏上同一色
船煩不敢進 人急未遑食 草木春更悲 天景畫相匿

水淼上紅江映日鯤鯨浮海出
白鱈精開紅江口



茫上白晝繞空羊角引盃長



兵氣騰北荒 軍聲振西極 坐覺威靈遠 行看稜氣熾
賴有天師張 符水申道力

却說天師拿了符童寶劍。即時寫了一道飛符。就叫徒弟皎脩。拿了這道飛符。丟在船頭之下。看他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飛符。丟下水去。只見水裏泛出一個老者。身子矮鬆。背上背斗蓬。一張大開口。江上呷西風。他接了這道飛符。一口就喫了。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沙。問他叫甚麼名字。也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下去。只見姓沙的老者。一手接着。一口呷了。天師道。再寫一道符去。即時寫了。又叫過徒弟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靈官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靈官符。丟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白面書生。兩眼銅鈴。光頭禿腦。嘴是天心。他接着這道靈官符。輕輕的袖到袖兒裏去了。問他是姓甚麼。他說道。姓白。問他甚麼名

字。他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靈官符下水。只見一個白面書生。袖將去了。天師道。連靈官符也不靈了。又寫了一道符。又叫幾個徒弟過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黑煞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黑煞符。丟了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花子。搖頭擺尾。一張寡嘴。近處打一瞧。原來是個大頭鬼。他接了這道黑煞符。輕輕的抿了嘴。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口天。吳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黑煞符下水。只見一個姓口天。吳的花子。拿着抿了嘴。三寶老爺見之。又惱又好笑。說道。張老先兒。你的符只好嚇殺人罷。原來鬼也嚇不殺哩。天師道。不是那個嚇殺。老爺道。取笑而已。天師道。笑便笑。這些妖精。儘有老大的氣候。待我再寫一道符來。即時又寫了。下道符。叫過徒弟來。分付他拿了這道雷公符。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徒弟拿了一道雷公符。丟

了下水。只見水裏走出一個老媽。毛頭毛腦。七撞八倒。腰兒長天。脚兒矮。他接了這道雷公符。吹上一口氣。把個符飛在半天之中去了。問他姓甚麼。他說是姓朱。問他甚麼名字。不答而去。徒弟回復道。丟將雷公符下水。只見一個姓朱的老媽。兒接了符。吹上一口氣。吹在半天之中去了。天師道。三齒四復。有這許多的精怪。連雷公也沒奈何。哩。呼過外面聽差的圓牌校尉來。却又寫了一道急脚符。叫他丟在船頭之下。看是何如。那校尉拿了這道急脚符。丟了下水。也只見水裏走出兩個老者來。一個有鬚。一個有角。一個身上花繡。一個項下鱗索。須臾之間。又走出一個長子來。一光光似油。一白白如玉。窈窕竹竿身。七灣又八曲。三個老者。共接着一道急脚符。叫做是我急。他未急。只當個不知。問他姓甚麼。也當不知。問他叫做甚麼名字。只見長子說道。

不消你左符右符。酒兒要幾盞。左問右問。豬頭羊肉。要幾頓。那校尉回來。把這些事故說了一遍。天師道。似此要求酒食。却怎麼處置他。三寶老爺道。他都是些甚麼精怪哩。天師道。因為不曉得他是此甚麼精怪。故此不好處得。老爺道。去請國師來。治化他罷。天師道。這就倒了我的架子。我還有個調遣。好個天師。即時披髮。仗劍。躡罡步斗。捻訣念咒。一會兒燒了符。取出令牌。敲了三响。喝聲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天神赴壇。只見令牌响處。將一位天神下來。這一位天神也不是小可的。只見他。

頭戴銀盔金抹額。臉似張飛一樣黑。渾身披掛紫霞籠。脚踏風車雲外客。

天師問道。來者何神。其神道。小神是勅封正一威靈顯化鎮守紅江口黑風大王。天師道。你這裏是甚麼地方。大王道。此處正是紅

江口。天師道。我奉大明國朱皇帝。欽差撫夷。取寶寶船。行至此間。風浪大作。舟不能行。特請大王。赴壇請問。紅江口作風浪的。是甚麼妖精。大王道。也不是一個哩。天師道。一纜有多少。大王道。一纜有十個。天師道。是那十個。大王道。

兵過紅江口 鉄船也難走 江猪吹白浪 海燕拂雲鳥

蝦精張大爪 魷魚量人斗 白鱈越波濤 吞舟魚展首

日裏赤蛟爭 夜有蒼龍吼 蒼龍吼 還有個猪婆龍在江

邊守 江邊守 還有個白鱸成精天下少

原來姓江的是個江猪。姓鄔的是個海燕。姓夏的是個蝦精。姓沙的是個魷魚。姓白的是個白鱈。姓口天的是個吞舟魚。姓朱的是個猪婆龍。身上花的是条赤蛟。項下有鱗的是条蒼龍。長子是条白鱸。天師謝了天神。罵道。孽畜敢無禮。即時親自步出舡頭。披了

劍問道。水族之中。何人作妙。只見江水裏面。大精小怪。成

羣結黨。浮的浮。沉的沉。遊的遊。浪的浪。聽見天師問他。上說道。管

山喫水。管水喫水。你的寶船在此經過。豈可只是脫個白罷。天師

道。不消多話了。我這裏祭賽你。一壇就是了。衆水怪道。你既是祭

賽萬事皆休。天師回轉玉皇閣。對着三寶老爺說了。老爺轉過帥

府寶船。分付殺猪殺羊。備辦香燭紙馬祭物。齊備了。方纔請到天

師。天師帶了徒弟。領了小道士。念的念。宣的宣。吹的吹。打的打。設

醮一壇。祭祀已畢。那此水神。纔方歡喜而去。只是一個白鱸神。成

風凜凜。怪氣騰騰。昂然在於寶船頭下。不肯退去。天師道。你另要

一壇祭麼。只見他把個頭兒搖兩搖。天師道。你要隨着我們寶船

去麼。只見他又把個頭兒搖兩搖。天師道。左不是。右不是。還是此

甚麼意思。猛然間計上心來。問他道。你敢是要我們封贈你麼。只

見他把個頭兒點了兩點。天師道：「我這裏先與你一道勅，權封你為紅江口白鱸大王，待等我們取寶回來，奏過當今聖上，立個廟宇，置個祠堂，教你永受萬年之香火。」只見白鱸精搖頭擺尾而去。去了這些水怪，風憇浪靜，寶船自由自在。洋上而行，正行得有些意思，三寶老爺叫了一個小內使，過到天師玉皇閣，問道：「這如今寶船進了海，也不曾。」天師道：「纔到了有名的白龍江，小內使回復老爺說道：『纔到了有名的白龍江，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江上狂風大作，白浪掀天，大小寶船盡皆顛危之甚，莫說是行，就是站也站不住哩。」三寶老爺心裏想道：「這分明是我的不是，叫起妖精作禍殃。」好個老爺，即時請出王尚書來，同去玉皇閣上拜見天師。行到天師船上，只見

萬里茫然烟水勞

狂風偏自撼征艘

愁添舟楫顛危甚

怕看魚龍出沒高

樹葉飄飄歸朔塞

家山渺渺極波濤

多君宋玉悲秋淚

鴈下蘆花徠正踈

却說三寶老爺同了王尚書來見天師。天師正在玉皇閣上說這一個風浪不妥，只見樂舞生報道：「二位元帥老爺來拜。」天師倒身相迎，迎到玉皇閣上坐下。天師道：「有勞二位元帥龍步。」三寶老爺道：「特來相候，請問這個白龍江是甚麼處所？這等的風狂浪大，寶船不得前行，好憂悶人也。」王尚書道：「這風浪又是個甚麼妖精作炒麼？」天師道：「貧道適來看見這個風浪，不知其由，是貧道袖上一課，課上帶頭帶角，帶鬚帶鱗，依貧道愚見，多敢是個憊懶的蛟龍。王尚書道：「事在危急，既是不知他的端的，怎麼好處置他？」不免再去請問國師來。」天師道：「言之有理。」王尚書辭了天師，邀了三寶老爺同到國師船上。國師已在千葉蓮臺上打坐，只見徒孫雲谷報道：

二位元帥老爺相拜。國師道為着風浪而來，快請他進來。雲谷忙步的出來，請着二位老爺進去。二位元帥竟到千葉蓮臺之上。長老相見，相見已畢，分賓主坐定。長老道：有勞二位仙車，未及迎候。老爺道：輕造了。王尚書道：無事，不敢輕造。只因這個風狂浪大，寶船不行，特來請教。長老道：這是個白龍江，有名的神道。尚書道：是個甚麼有名的神道？長老道：到也不曾詳考他，不知天師曉得麼？尚書道：適來天師袖占一課，以中帶頭，帶角帶鬚帶鱗。長老道：似此課上，就是個龍哩。尚書道：因是不知他個端的，不好處置他。故此特來請教。長老道：此事有何難處？貧僧和二位同到懸鏡臺上。長老分起照妖鏡來，就見明白，果真的三位老爺同到懸鏡臺上。長老分付放下鏡來，早有個徒弟非幻、徒孫雲谷兩個人解開了索，放下那個寶鏡來。那個寶鏡也不是小可的，那個鏡臺有三丈多高。這

個寶鏡方圓就有三丈多大。正元

月樣團圓，水樣清。

不因紅粉愛多情。

徒知物色，無隱

須得人心如此明。

試面緇塵私已克。

搖光銀燭旭初晴。

今朝妖怪難逃鑑。

風浪何愁不太平。

却說懸鏡臺上掛起了照妖的寶鏡。長老道：請一位元帥親自看來。二位元帥看來，只見是一個老白龍，口裏不住的在喫人哩。二位元帥道：原來真是一個白龍，只是口裏要喫人，有此不好處。他長老道：此事只憑天師裁處罷。二位元帥好費心也。辭了長老，又到正皇閣來。天師接着說道：國師怎麼說來？三寶老爺道：國師也沒有甚麼話說，他只是懸鏡臺上掛起個照妖寶鏡來，照得這個孽畜是一條白龍，口裏不離的喫人哩。故此相免天師做個處置。天師道：有此不好處置。尚書道：怎麼不好處置？天師道：貧道只說

紫霧池中端擬奮鱗歌帝力

白龍精妙白龍江

六



天下諸神免見

白龍王免朝



白龍江下那堪俛首讀妖書

是老龍。已去又是甚麼新到的妖魔。若是那個老龍。他原是黃帝
荆山鑄鼎之時。騎他上天。他在天上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
惡靈閣尊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不
減。走下世來。就喫了張果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宋徽評心
懷不忿。學就個屠龍法。要下手他。他藏到巴蜀中。桶兒裏。面那兩
個着棋的。想他做龍鱗。他又走到葛陂中來。拉着費長房打了一
棒。忍着疼。奔到塗陽洞。那曉得吳縉的斧子。利害些。受了老大
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却失了項下這顆珠。再也上天不得。恨
起來。在這白龍江。大肆貪毒。喉嚨又深。食腸又大。尚書道。怎麼
叫做喉嚨深。食腸大。天師道。他就是要人喫。一喫就要喫五百個。
必一個也不笑飽。也不心甘。尚書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個難剝頭
的。三寶老爺道。天下事有經濟。權我和你欽承皇命。征進西洋。還

原入虎穴。探得虎子。豈可就在家門前。碍口餽羞。逡巡不進。天
師道。若要風平浪靜。寶船安穩。須得五百名生人祭賽了他。上總
心滿意足。放我們經過。老爺道。五百名也是難的。依我說。只不離
他一個五字。就是把五十個生人祭他。也罷。天師道。這五十名生
人從何處得來。老爺道。我有個處。天師道。是個甚麼處。老爺道。這
兩日有許多約軍士。遍病狀到我處來。我把這個遍病狀的。叫來
當面審一審。看得他果是病勢危急。不可復生。選出五十名來。把
他祭了。江也罷。天師和三寶老爺說了這一席話。王尚書只是一
個低頭不語。正是眉頭捺上雙鐺鎖。心內平填萬斛愁。天師道。司
馬大人。為何不悅。尚書道。我思想起來。人命關天。事非小可。我們
雖是戡掌兵權。生殺所係。却是有罪者殺。無罪者生。這五十名軍
士。跟隨我們來下西洋。背井離鄉。拋父母。棄妻子。也只指望功成

之日歸來受賞。父母妻子還有個團圓之時。豈可今日纔方出得門來。就將些無辜的人殺祭江。於心何忍。這王尚書說的話。都是個正法大上的道理。誰無個惻隱之心。把個三寶老爺撐了個嘴。把個天師張真人掃了一掃桃。只是老爺門下有個馬太監。到也是個饑食上將頭。渴飲仇人血的。他說道。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小不忍。則亂大謀。掌三軍。封萬戶。豈可這等樣兒的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踏爺的雄兵。兇十萬。那裏少了這五十七名害病的囚軍。只請他下水。便罷。馬太監這一席的話。老爺和天師聞之。心上有些寬快。王尚書聞之。越加愁悶。天師道。司馬大人意下何如。尚書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五十個人的性命。平白地致他於死。天理人心。何安。天師又聽了王尚書一番這等的慈悲說話。他只是一個不開口。三寶老爺說道。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這如今事在呼吸存亡之頃。那顧得這些叫聲。小內使過來分付他傳令各營。凡有害病的軍人。許同伍合隊者。擡來相驗。小內使跑將出去傳了號令。說道。各營中凡有害病軍人。許同伍合隊者。擡來相驗。果是病重。將來祭江。可憐這一行害病的軍人。聽說道。病軍祭江。那一個不揆上揆下。扒將起來。張也說道。張的病好了。李也說道。李的病好了。這都是個真害病的。還有一等老奸巨猾。推假病的。猛然間聽知道病軍祭江。你看他一個一較。輾。掀將起來。也有三五日不曾喫飯的。都扒起來。三五碗的飯喫。也有七八日不曾梳洗的。都扒起來。梳了頭。洗了臉。裹了網巾。兒帶了勇字大帽。這些軍士為着那一份米。豈不聞螻蟻尚且貪生。豈可一個活上的漢子。就肯無辜一命。喪長江。却說三寶老爺坐在帥府之上。立等着這些病軍相驗。只見隊長伍長領

着一千的軍人跪在老爺跟前齊來回話。老爺見了這些沒病的軍人，即時大怒罵說道：「你這些狗娘養的，沒有耳朵聽着，也有鼻子聞着，喏這裏要害病的軍人相驗，你怎麼領着一千沒病的軍人到這裏來搪抵？」喏們那些隊長伍長，唬得個屁股震葫蘆，都說道：「這一千軍人就是前日害病的。」老爺道：「害病的軍人豈可是這等的精壯？」衆軍人說道：「小的們前日害病，這兩日都好了。」老爺道：「你這些狗娘養的都到喏們這裏胡塞賴，喏們有個話兒對你講。叫過管冊籍的都公來，只見管冊籍的都公連忙的跑將來跪着，說道：「元帥老爺，有何事呼喚？」老爺道：「你把前日各營裏遞來的病狀都拿來，喏們看着。」都公道：「病狀都在這裏。」即時把個病狀都抱在老爺公案之上。老爺自家逐一的指名叫過逐一的有人答應，不應的，都是些精壯漢子，並沒有個害病的軍人。老爺道：「你們」

不害病，怎麼到喏們這裏亂遞病狀？」衆軍人道：「自古說得好，昨日病今日愈，小的們一則是托賴朝廷的洪福，齊天二則是生受老爺們恩深似海，故此舊病全安，苟延殘喘，這都是實情，怎麼敢有虛話？」原來人情都是好奉承的。三寶老爺看見這些軍士奉承他兩句，把個心腸就軟了。王尚書看見三寶老爺心上有些不忍處，他就開口道：「有病的軍人且猶不可，况兼這如今都是些沒病的軍人，豈可活上的推他下？」老爺道：「事在兩難，憑老先兒上裁罷。」王尚書道：「也難憑我學生一人之愚見，莫若去請教國師一番來看，他是個怎麼處？」法天師不行，只是兩個元帥，竟過碧峰寶船上，去直上千葉蓮臺之上。長老見了兩個元帥過來，已知其意，笑一笑道：「阿彌陀佛，做元帥的都會活埋人。」也老爺道：「怎麼說個活埋人？」只是孽畜，使風作浪，沒奈何處。長老道：「二位元帥可曾看過三」

國志糜二位元帥道。也曾畧節看過來。長老道。既是看過三國志來。豈不聞諸葛亮祭瀘水之事乎。長老只是這一句話。見不至緊。正叫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莫說是救了五十個軍人的性命。這都是佛爺上運用之妙。把個二位元帥說得滿天歡喜。計上心來。撫掌大笑。三寶老爺又有些勸氣。說道。只怕笑不的哩。尚書道。豈不聞梁武帝宗廟以麵為犧牲。享帝享親且可。何況一妖精乎。老爺說道。是是是。二位即時辭了長老。歸到本船。叫過得力的圓牌校尉來。附耳低言。教他如此。上上。那校尉依計而行。直至黃昏左側。立了供案。獻了生人。天師帶了道士道童。念經拜懺。二位元帥親自行香禮數已畢。把個供案生人一齊推將下水。方纔下水。颶地裏一陣响風。刮得個風蓬亂轉。把捉不來。恰好的船梢上蓬脚索打一拽。將兩個軍人下水去了。後面馬船上流星的搭

救。救了一個上來。還有一個不曾救得。蓋旗官報與老爺知道。老爺道。五十個也要捨得。這一個軍人好打緊哩。原來那長老的計策高強。二位元帥的設施巧妙。圓牌校尉的手段伶俐。怎見得伶俐。那校尉領了二位元帥軍令。即時選上些妙手。把個紙來糊在茂圈兒上。粧做一個軍人。却又裹的病軍的網巾。見戴的是病軍的帽兒。裏面穿得是病軍的小衣服。外面穿得是病軍的海青。脚下穿得是病軍的鞋襪。且又一個人肚裏安上些豬羊。鷺鴨腸肚。血臟。祭賽已畢。撇將下去。那白龍精看見是個人喫的。又是血。即時俯首而去。浪靜波息。寶船照直而走。只是可憐那個軍人。吊在水裏。不曾顧得起來。那個吊在水裏的。把冊籍來查一查。原來是南京水軍右衛一個軍士。姓李名海。吊在水裏。一連沉了幾個。沒頭喫了好幾口水。隨波逐浪。灑了有二三百里之遙。天色將晚。忽

然一陣潮來推到一個山脚下。那海口的山都是石頭的。年深日
久浪洗沙淘石頭却都是空的。李海推到山脚下。石岩之中。樵且
歇息一會。總醒轉來。只見衣服又濕。天色又昏。只是喜得石頭岩
裏煖煖的。到不冷。把些濕衣服脫下來。帚乾了水。及至明日早
晨衣服乾了。仍舊穿起來。只是孤身獨自。不知道那是東西。那是
南北。這裏還是那個去處。又沒有個舟船往來。又沒有個人來搭
救。起頭一望。只見天連水。水連天。正是仰面叫天。不應翻身入
地。上無門。昨日下午推到這裏。今日又是日西。肚子裏雖是水灌
的飽。心裏其實的恓惶。一會兒想起實船來。此時風平浪靜。穩載
而行。不知走到那裏了。我如今怎麼再得到他的船上。一會兒想
起南京來。京城地面花上世界。雨花臺踏青兒。文定橋遊船兒。我
如今怎麼得去踏個青。遊個船。一會兒想起家裏來。父母在堂裏。

兒老小在房。我如今怎麼得見我父母的面。怎麼得見我妻子的
面。轉思轉想。越悲越傷。初然間還嚷。唧上。哭了兩聲。到其後不
覺的放聲大哭。放聲大哭。不至緊。早已驚動了山崖上一位老媽
媽。這一位媽。原是彌羅國王之女。兩個哥。一個為王。一個封公。
三個兄弟。一個封伯。一個封子。一個封男。平生好養的是個麻鵲
兒。養一個麻鵲兒。過了五百年。能言能語。自去自來。忽一日飛到
終南山。上耍子。撞着后羿。一箭射死了他的。他就喫了一惱。竟過
中國來。告訴周天子。周天子下堂替他唱個喏。後來秦始皇要謀
他。做正宮皇后。他又不肯從。走遍天下。只見淮上漂母留他喫飯。
冤家便多。韓信又來調戲他。是他狠着掂一巴掌。把個韓信打風
了。後高祖提着他監禁了。直至三后七貴人。總得脫。他說道。南
膳部洲難過日子。走到東勝神州。花果山上。住。又着孫行者妙

得慌却纔飛進海口。占了這個山頭。這個山叫做個封姨山。他在這裏住了到也有熱多年。東鈎西擔。養下了有四個孩兒。原來是一隻老母猴生下的四個小孩子。就是四個小猴兒。這一日老猴正在洞中打坐。只聽得山岩之下有人啼泣。打動了他的慈悲念頭。即時叫聲小的個都在那裏。只見那四個小猴兒聽見老母猴呼喚。他一擁而至。問說道。母親呼喚孩兒。有何分付。老猴道。山岩下有人啼哭。莫非是個過洋的客人。遭了風浪。打破了船隻。你與我去看一看。那小猴兒不敢違命。一竟跑到倒掛岩上。跨着一塊石磴。扯着一條葛藤。抵着頭。撐着眼。望着山岩之下。打一照來。只聽得人便是有個啼哭。不曾看見那個人。躲在那廂兒。却不知是個甚麼人。在此山岩之下。啼哭。却不知那些小猴兒尋着那個啼哭的。怎麼樣兒搭救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三寶設壇祭海濱

詩曰

遭風誰道不心酸

岩洞之中斗樣寬

曲頸坐時如鳥宿

屈腰睡處似鰍蟠

拍天浪沸渾身濕

刮地風生徹骨寒

喜有白猿修行滿

平施惻隱度雲端

却說四個小猴。承了母命。竟望山岩之下。打一照。只聽得有個哭泣之聲。却不曾看見是個甚麼樣兒的客子。是這些小猴兒着實吶喝一聲。說道。甚麼人啼哭哩。却說李海在個山岩之下。啼哭。猛聽得有人問他。他心裏想道。這等大海之濱。終不然有個茅屋。鷄鳴。猥海曲。終不然有個漁翁。夜傍江干宿。怎麼岩上有個人聲。心裏一則犯疑。二則爬不得有個人來。纔有個解手。故此收拾了服

強結同心洞 口捫蘿舒倦眼

李海豐風遇猴精



不堪回首海風飛浪濕征衣



出象西洋記

五

淚閃到洞門外面。擡起頭來望上瞧着。那些猴兒看見岩下委果是個生人。連忙的又問道：「君子，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為那一件事，故撇在這個岩洞之中？你若告說的明白，我這裏救你的性命。」李海擡頭一看，只見是一班小猴兒，嘆上一聲氣，說道：「運去奴欺主時，乖鬼美人，我今日遭此大難，誰想一夥猴子也來戲弄我哩！那山上的猴子聽見他嘆氣高聲大叫，漢子，你不消嘆氣哩！你但從實的說個來踪去跡，我這裏搭救你。」上山來，李海心裏想道：「這些猴兒話語兒，聽喉嚨兒清，想必也是有些氣候的。我欲待不告訴他來，我也到底是個死的，到不如告訴他這一段苦情。或者又有個生活處，未可知也。這叫做是個情，知不是佳事，急且相隨到。」如今，口饒羞的事，做不得了。沒奈何，高聲答應道：「我乃是南朝宋皇帝駕下，欽差下海取寶的軍士。本貫水軍右衛選鋒姓

李名海，的便是。為因寶船行至白龍江下，風浪大作，寶船有傾覆之危。當有我朝國師高登懸鏡臺，掛起照妖鏡，看見江水裏面有一條白龍精，困厄一千餘載，專一在此顛風作浪，破壞往來舟船。除是生人祭賽，纔得平安。眾官誦議，不忍殺生害命。又是國師遠效祭武帝宗廟，特牲近做諸葛亮瀘水祭品。彼時陳設祝贊，是小人站在寶船稍上，却不知是個祭物，不周。又不知是個孽龍貪毒，陡然間一口怪風吹轉蓬脚，推得小的下水。救援不便，以致飄流此間。你們若是救得我的殘生，思當重報。那些小猴兒聽知他這一席的話，說得好不苦楚哩！即時轉身報與母猴知道，把李海的話兒細說了一遍。老猴聽知，掐個小兒，笑了一笑。早知其事滿心歡喜，不覺的笑一個嘍。小猴說道：「母親為何如此大笑？敢又是個好餸頭餸兒來也。」老猴道：「你還想着要喫人哩！你就不記得

猥頭猥了。你嗓子的時候。小猴道。終不然因咽廢食罷。老猴道。只你們有這些氣。淘哩。小猴道。不是淘氣。只因母親笑的不是。老猴道。我笑不是要喫人。小猴道。既不喫人。笑些甚麼。老猴道。我適來把箇前定。教笑了一笑。却笑得此人有一條金帶之分。且我與他有一十八年前世的夙緣。故此發了一笑。小猴道。却怎麼得他上來。老猴道。你到洞裏取出那些葛藤來。揀選幾根長大的。又要堅勤的。接續了。放將下去。救他上山來。我自有個道理。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與我快去。快去。那些小猴領了母親尊命。不敢有違。隨即取了藤。接了索。放下山來。高聲叫道。漢子。你休要害怕。哩。我奉母親之命。救你上山來。李海接着這一根葛藤在手裏。心裏想道。上去也是死。不上去也是死。揆着一個死。且上去走遭。來硬着個心。揆着個命。把個葛藤拴在腰裏。叫聲道。你上而

揆着哩。只見山上四個小猴兒。揆了半日。揆上山來。李海心裏想道。人將禮樂為先。樹將花果為園。我今日到此。也不知是凶是吉。且把個禮來施他。一施好個李海。簪下了葛藤。抖一抖衣袖。對着四個小猴兒。一個人唱上一個。那四個小猴兒。看見他一個人唱上一個。喏。好不快活哩。即時領他洞裏相見。老猴李海跟着他。輕移三兩步。便是洞門前。李海提着個帖子。走進洞中。隻膝跪下。把個眼兒。情上的。瞧着他。原來是一個老猴婆。金睛凹臉尖嘴。索腮。渾身上一片白毛。那白毛長有五六寸。正是

獨自深山學六韜。依稀一片白皮毛。枝頭善共猿奴戲。

月下寧同狗黨嘍。冠沐已經輕楚容。拜封猶自重齊髦。

幾回顛倒埋兒戲。為道胡孫醉濁醪。

李海也是沒奈何。隻膝跪着。口裏說道。小人是南朝朱皇帝御前

選鋒姓李名海下海取寶不幸遭風被難至此望乞老爺救命生死不忘那老猴走下座來隻手挽着李海說道請起上上你原來是南朝一個將軍李將軍實不相瞞你說是在這裏打坐聽知你的啼哭之聲是我笑你一笑雖然眼下一驚日後有條金帶之福分且與我有些夙世姻緣故此端命小兒接你上山來你且權住在此待等你的寶船取得寶來必然在此經過我還送你上了寶船同回京去豈不是好這個老猴話兒雖是說得好其實像貌兒有些蹊蹊李海心上有些害怕老猴早已知其中情說道李將軍你不要怕我我在此中已經脩行了有上千百餘年全是人身你不信我待我穿起衣服來你看着叫聲小的個拿衣服來與我穿着只見四個小猴兒蜂擁而來拿衫兒的遞了衫兒拿羅裙的遞了羅裙拿髮髻的遞了髮髻拿釵環的遞了釵環會兒撮上

美上恰好是一個婦人正是個

翠翹金鳳絕塵埃

畫就蛾眉對鏡臺

攜手問郎何處好

絳幘深處玉山頽

却說老猴變成了一個婦人又叫聲小的個都要穿起衣服來只見四個小猴兒跑出跑進指東話西一會兒就是四個齊整小廝正是

紫衣年少俊兒郎

十指纖如玉筭長

借問美人何所有

為言贏得內家裝

老猴是個婦人小猴又是四個小廝這會兒李海心事總定老猴又且慈懃叫聲小的個看仙茶仙酒仙桃仙果之類來我與李將軍壓驚一時酒裏俱到兩個對飲對淚不覺的天色已晚老猴精就纏住李海為枕高衾猥紅倚翠正是

一線春風透海棠，滿身香汗濕羅裳。個中好趣惟心覺，體態惺鬆意味長。

魚水相投意味真，不膠不漆自相親。一團春色融懷抱，誰解猴精變底人。

一個李海一個猴精，日近日親，情濃意密，問無不言，言無不盡。李海每日早晨睡在床上，只聽得山頂上响聲如雷，心上常是疑感。這一日問着老猴，說道：「你這山上可是有個雷公？雷麼？」老猴道：「那雷公有個害之理。李海道：「不是雷公，害怎的？」三日兩日，這等狠狠的响。老猴道：「不是雷响，李海道：「不是雷响，還是甚麼？」老猴道：「我這山上有一條千尺大蟒，他時常間下山來戲水，下山之時，鱗甲粗，尾巴拗，搖招動了山上的亂石，故此响聲如雷。」李海道：「有這等的異事？」老猴道：「也不是甚麼異事，祇在這山上住了有千

幾百餘年，他在這山上過了有千多年，何足為異？」李海道：「他與你無相妨碍麼？」老猴道：「公修公得，婆修婆得，自是不相妨碍。」李海道：「我們要看着他看兒，可通得麼？」老猴道：「看也通得，只要閃在洞裏面，不可露出身子來。」李海緊記在心，過了幾日，山上又在响雷。李海謹守老猴的教誨，閃在洞門裏，偷眼瞧着他，真個是好一條老蟒，哩身長百丈有餘，鱗甲斗般的大，一張張門血口，一對燈籠眼睛。李海看之回來，問着老猴，說道：「怎麼大蟒下山，面前又有一對燈籠，照着他來？」老猴道：「不是燈籠，是他兩隻眼睛。」李海道：「眼睛怎麼這等發亮？」老猴道：「他項下有一顆夜明珠，上光射目，越添其明，故此就像一對燈籠照着的。」李海心裏想道：「夜明珠乃是無價之寶，若能教取得這顆珠，日後進上朝廷，也強似下西洋走一次。」又問老猴，說道：「大蟒的珠，我要取他的，可通得麼？」老猴聽知大笑了。

一聲說道。螳臂當車。萬無一濟。這條大蟒身材長大。力量過人。假
饒你千百個將軍。近他不得。何況獨有一人。如何近得他。李海
口裏答應着。是心裏一邊就在忖個計策。終是個南朝人物。心巧
神聰。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問聲道。這大蟒幾日下來戲水。一次老
猴道。不論陰晴。三日下山一次。李海又問道。大蟒下山。還有幾條
路。老猴道。他走了一千年。只是這一條路。李海討實了他的行
藏。心中大喜。每日間自家運用。月深日久。計策堅勳。瞞着老猴。安
排布置。安排已定。布置已周。心裏想道。明日大蟒遭我手也。又對
老猴說道。我夜來一夢甚亮。心懷疑慮。是我適來起一個數。原來
這個亮夢。應在大蟒身上。大蟒數合休囚了。老猴聞之。喫了一驚。
却自家搗着瓜兒笑他。一笑說道。真個是大蟒數合盡也。李將
軍你也就曉得數。你曉得還是個甚。數哩。李海道。我是諸葛孔

明馬前神數。老猴道。你可曾和我起個數哩。李海道。也曾起個數。
來。老猴道。數上何如。李海道。你的數上千年不朽。萬年不壞。積慈
成聖。累妙成空。得了朝元正果的。李海這幾句話兒。把個老猴奉
承得他歡天喜地。老猴又問道。我這四個小的。不知他日後何如。
李海道。我也曾起個數來。老猴道。數上何如。李海道。他的數上比
你差不得幾厘兒。老猴道。怎麼只差幾厘兒。李海道。有其父必有
其子。就只好差得幾厘兒。道猶未了。只聽得山上又在响雷。老猴
道。那話兒來了。李海道。我和你去瞧他。一瞧來。老猴道。不可造次。
李海道。數盡之物。畏之何為。兩個人携手而出。纔出得洞門。恰好
是那個終生自山而來。頭先向下。不知怎麼樣兒。頃下喫了此虧。
終生性子又燥。擡起頭來。儘着力氣。望山下只是一溜。快便是去
得快。那曉得身子兒。已自劈做了兩半個。到得水次之時。三魂逐

望闕儼然紫誥高懸滄海日
 三寶設茲祭海濱



祭神如在青衣端立翠屏壺山



水七魄歸天。李海急忙的走近前去。把顆夜明珠即時撈在手裏。老猴見之。又驚又愛。心裏想道。南朝人不是好相交的。我這如今事到頭來不自由。不如做個君子成人之美罷。猛然間把隻手兒望西一指。說道。西邊又有一條大蟒來也。李海聽知。又有一條大蟒嚇得他心神撩亂。擡起頭來望西上去。瞧老猴趁着這個空兒。就把李海的腿肚子一爪刻了一條大口子。一手搶過夜明珠來。就填在那個口子裏。吐了一口唾沫。搥上了一個大拳頭。及至李海回頭之時。一個夜明珠好上的安在自家腿肚子裏了。李海道。這是怎麼說來。老猴道。夜明珠乃是活的。須得個活血養他。你今日安在腿肚子裏。一則是養活了他。二則是便於收藏。三則是免得外人爭奪。李海道。明日家去。怎麼得他出來。老猴道。割開皮肉。取他出來。獻上明君。豈不享用個高官大爵。李海聞言。心中大喜。說道。多謝指教了。老猴道。我且問你來。李海道。問我甚麼事。老猴道。這個大蟒雖是合當數盡。怎麼樣兒身子就劈開了。做兩半個。李海不敢瞞他。從直告訴他。說道。是我用了一個小計。老猴道。還是個小計。若是大計。却不粉骨碎尸。你且把個小計說來。與我聽着。李海道。一言難盡。我和你同去看來。就是李海携着老猴的手。照原路上打一看。原來路上埋的却都是些鉄鎗兒。老猴道。你這一付家火。是那裏得來的。李海從直說道。不是個鉄鎗。就是你這山上的苦竹。取將來。斷成段數。一根一根的削成籤兒。日晒夜露。月深日久。以致如此。老猴聞之。心裏老大的有些怕個李海。李海也知其情。每事小心謹慎。毫厘不敢放肆。心裏只在等待的寶船轉來。帶他歸朝。却說寶船自從祭賽之後。風平浪靜。照直望前而行。正是船頭無浪。舵後生風。不覺的離了江。進了海。只見總兵

出像西洋記

官傳出將令。盡將大小寶船。一切戰船。座船。馬船。糧船。俱要下蓬。落猶。一字兒擺着海口上。三寶老爺會了王尚書。會了國師。會了天師。謫議已畢。站着船頭上一望之時。只見

今翻入南海。海闊不可臨。茫上失方面。混上如疑陰。
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沉。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
潮激自盈縮。安得會虛心。

即時備辦祭品陳設已周。兩位元帥排班行禮。中軍官開讀祭文。

文曰

維我大明。祥開戴玉。拓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戶。暮靈瑞於丹陵。綠錯鼎壇。存禎圖於華渚。六合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口風納賫。茲遣元絕壤。自謂負固憑深。祝禽疏三面之恩。毒虺肆

九頭之暴。爰命臣等。謬以散材。飭茲軍容。忝專分闡。

舟吞滄溟之浪。鈔囊括鄣善之頭。呼吸則海岳番騰。嘔吐則乾坤搖蕩。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列旗影以

雲舒似長虹之東下。俯儻耳而椎髻。誓洞胸而達腹。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狼封。紫微殿受俘。重觀崑丘之虎績。

嗟爾海濱。祀典攸崇。赫兮天兵。用申誥告。

祭畢。連天三砲响。萬馬一齊奔。只見舟行無阻。日間看風看雲。夜來觀星觀斗。行了幾日。中軍帳上有幾個軍士。整日家哈上睡。只是要瞌。原來三寶老爺手下的。小內使兒。也是這等哈上睡。

要瞌。王尚書船上伏侍的軍牌校尉。也是這等哈上睡。要瞌。傳令前哨後哨。左隊右隊。各色軍士人等。也都道是這等哈上睡。要瞌。問及天師船上。天師船上那些道童樂舞生。也都是這

等船上睡上要瞌問及國師船上只有國師船上一個上眉舒目暢一個上有精有神細作的報與三寶老爺老爺道其中必有個緣故竟往碧峰寺來碧峰長老正在千葉蓮臺上打坐只見徒孫雲谷說道元帥來拜國師卽忙下坐迎接相見禮畢分賓主坐下長老道自祭海之後連日行船何如老爺道一則朝廷洪福二則國師法力頗行得順遂只有一件來是個好中不足長老道怎麼叫做個好中不足老爺道船便是行得好只是各船上的軍人都要瞌睡沒精少神却怎麼處長老道這個是一場大利害事非小可哩老爺聽知道一場大利害這句話嚇得他早有三分不快說道瞌睡怎麼叫做個大利害敢是個睡魔相侵麼啣有個祛倦鬼的文將來呪他一呪何如長老道只是瞌睡打甚麼緊哩隨後還有個大病來老爺聽知還有個大病來心下越加慌張了說道

慶還有個大病來長老道這衆人是不伏水土故此先是瞌睡病來瞌睡不已大病就起老爺道衆人上船已自是許多時了怎麼到如今纔不伏水土長老道先前是江裏這如今是海裏自古道海鹹河淡軍人喫了這個鹹水故此臟腑不伏生出病來老爺道既是不伏水土怎麼國師船上的軍人就伏水土哩長老道貧僧取水時有個道理老爺道求教這個道理還是何如長老道貧僧有一掛數珠兒取水之時用他鋪在水上鹹水自開淡水自見取來食用各得其宜老爺道怎麼能穀普濟寶船就好了長老道這箇不難貧僧這個數珠兒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我和你寶船下洋共有一千五百餘蒲貧僧把這個數珠兒散開來大約以四隻船為率每四隻船共一顆珠兒各教以取水之法俟回朝之日付還貧僧老爺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國師陰功浩大不

盡言矣。長老道：這是我出家人的本等。况兼又是欽差元帥嚴命，敢不奉承。兩家各自回船，各船軍人自從得了長老的教誨，兒取水有法，食之有味，精神十倍，光彩異常。船行又順，那一個不替國師念一聲佛。那一個不稱道國師無量功德。却說長老正在蓮臺之上，收神嘿坐。徒孫雲谷報道：王老爺來拜。長老迎着就問道：有甚麼事？下顧貧僧。王老爺說道：連日寶船雖是行動，却被這海風顛蕩，得不穩便。怎麼是好？特來請教國師。長老道：便是連日間，貝颺不絕，寶船老大的受他虧苦。但不知三寶老爺意下何如。王尚書道：他在中軍帳上，只是強着要走哩。長老道：若不害事由他，也罷。王尚書道：我學生連牽三日，親眼看見日前出船來，只見

天伐昏正中 渺上無何路 極島遊長川 嚴颺起夕霧
海氣蒸戎衣 樅金識高戍 捲簾豁雙眸 不避山與樹

一 振衣行已遙 寒濤响孤鷺 嗟哉炎海中 勒征何以故
日昨出船來 只見

一 冥上不得意 無奈理方艱 濤聲裂山石 洪流莫敢東
一 魚龍負舟起 馮夷失故宮 日月雙蔽虧 寒霧飛濛上
一 誰是凌雲客 布帆飽茲風 而我媿大翼 末由乘之從

今日出船來 又只見

顛風來北方 傍午潮未退 高雲歛曉光 况乃日為晦
飛廉欻縱橫 濤翻六鰲背 挂席奔浪中 辨方竟茫昧
想像問高師 猥以海怪對 海濱祀典神 胡不恬波待

學生連日所見如此。以學生之愚見，還求國師法力，止了這個貝颺，更為穩便。長老道：既是老總兵分付貧僧，貧僧自有個處置。只是相煩老總兵出下個將令，叫三百六十行中，選出那一班練盡

匠來。王尚書道：要他何用？長老道：自有用他之處。王尚書相別而去。即時傳出將令，發下一班綵畫匠來。衆匠人見了國師，叩了頭，稟了話。長老拿出一隻僧鞋來，叫徒弟孫懸在寶船頭下，做個樣兒。令畫匠就在寶船中間，依樣畫了一隻僧鞋。在上畫匠看了僧鞋，仔細描畫。只見僧鞋之中，還寫得有四句詩在裏面。畫匠也不知其由，竟自畫了。長老又令衆匠人照本船式樣，凡是寶船并一切襍色船隻，俱在船頭上畫一隻僧鞋。一邊畫鞋，一邊畫靜，一邊畫鞋，一邊浪息。衆匠人畫完了僧鞋，只見天清氣朗，寶船序次前行。王尚書把這個話兒告訴三寶。三寶老爺道：有這等通神的手段，哩！叫過匠人來問道：那國師的鞋是甚麼樣的？衆畫匠道：就是平常的一隻僧鞋，只是裏面有四句詩寫着在。老爺道：你們可記得麼？衆匠人道：也有記得的。原來衆匠人之中，疑呆懵懵的，雖多，伶

俐聰明的也有。那記得的說道：詩說吾本來茲土，傳法覺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三寶問王尚書道：老先兒可解得這詩麼？王尚書道：學生一時也不解其意。不如請天師來問他。怎麼說？那時請得張天師來，把這四句詩問他。天師到也博古，說道：這是達磨祖師東來的詩。三寶老爺道：可是真哩？天師道：怎麼敢欺王尚書道：既是達磨祖師的詩，一定就是達磨祖師的鞋了。天師道：敢是碧峰長老適纔畫的麼？王尚書道：正是。天師道：這是達磨祖師的禪履，不消疑了。王尚書道：怎見得？天師道：達磨祖師在西天為二十八祖，入東土為初祖。自初祖至弘忍，盧能共為六祖。經上說道：初祖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遍地香，二祖一隻履，看步三尺雪，令人毛髮寒。三祖一罪身，負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隻虎，威雄鎮十方。聲光動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圖粧景致。

崑崙家風六祖一隻碓踏破關隄。方知有與無。以此觀之。這
個鞋却不是達磨的。兩個元帥說道。還是天師通令。轉告天師道。
這個長老。其實是個有打點的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道。國師
將令。着各船落蓬打猫。不許前進。兩個元帥一個天師。都不解其
意。未及開日。大小寶船。一切諸色船等。俱已落了蓬。打了猫。船隻
兒攔着。却不知碧峰長老不放船行。前面還是甚麼地面。且聽下
回分解。



所
圖
書

